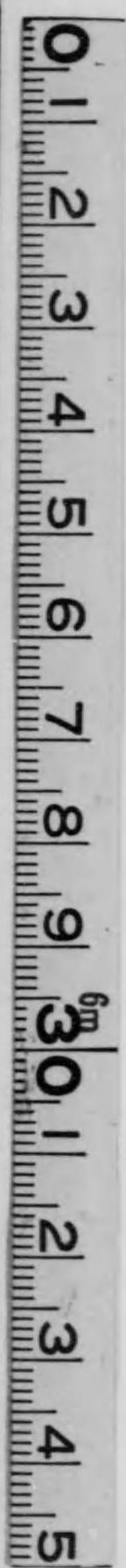


龍江文集

下  
卷



始





學問誠不易得之士也。往年任我長崎縣學務課長兼師範學校長。於是乎縣下育英之業一進。以改面目。時余授徒于崎。一日通刺求謁。君不挾官破顏以待余。爾後源源相見。論時事。談文墨。喚杯煑茗。以相樂者。殆六年矣。既而君遷東京工業學校幹事。無幾。拜文部書記官。尋歷任文部大臣祕書官。兼參事官。高等商業學校校長。實業教育局長。終進文部次官。其所居皆有鉅績。令名近年掛冠。移居大阪。爲三十四銀行頭取。頭取猶曰長也。亦有令名。君商務餘暇。讀書此室。以涵養知識。或曳杖於師團傍。以觀其兵備。又追懷豐公。以雄大其氣象。或乘舟於濑川。漾漾之間。垂綸把杯。以快豁心胸。嗚呼。何其偉也。余與君不相見。前後十年。而尺書相通。以論時勢。談文雅。年必數次。古人所謂旦暮相遇者。此君所以使余記之。而余所以不敢辭也。明治癸卯。秋季皇靈祭後一日。辱知龍江深浦重光謹

撰。

山田天籟曰。行文容餘不迫。其豐厚處。似劉海峰。其感慨處。似侯朝宗。弟現從事商務。文思枯凋。不能贊一辭。較之作者。以育英自任者。相距天淵。吾穎有泚。

樂只園夜醮記

中川鄉有樂只園。主人爲岡吉壽君。君善畫。愛花卉。亦風雅士也。今茲十月十日。君招田中萬谷。岡田篁石。森素堂。足立敬亭及余。俱至。壁間掛畫。畫本滿几。而園廣數弓。花卉駢植。曰瞿麥。曰萩。曰蘭。曰茅。曰敗醬。其餘種種。皆豔然呈姿色。四顧又佳。東控峩眉山。突兀千仞。北望烽火諸嶺。疊重起伏。南對棘林。認一字屹立。卽稻荷祠也。西與師範齋相隣。絃誦聲。日夕達。此爲樂只園之勝狀也。少焉。月出東山。金風送涼。艸蟲彈絲。夜色甚佳。

君乃移席花卉之下。置酒相樂。余曰。此醺不可以無詩。詩不成者。亦罰依金谷酒數。皆曰。可。乃分韻。咄嗟而詩成。無一人受罰。而醉又至。胸次爽快。自有入仙境之想。昔者李太白。春夜宴桃李園。蓋勝遊矣。孰與此宴之樂。既而君曰。此花卉與四面之勝者。吾所甚愛。吾先畫之。請諸君賦之。皆曰。諾。乃鬪分之。萬谷得蘭。篁石得茅。敬亭則瞿麥。素堂則菘。而余則敗醬也。約近日賦贈。時有藁砧聲至。與吟聲相和。亦有興致。無幾。月落人語少。因知夜已深矣。乃皆辭去矣。

遊甌巖記

今春三月某日。梅香崎女學校師弟。俱泛舟遊於小瀨戶。小瀨戶面大洋。望遠島近洲於煙波渺茫之間。當時。有撈蟹摘蕒等之遊戲矣。十月。既望。又遊甌巖。甌巖在縣治東二里許。與笠頭唐八景。俱爲崎之勝境也。是日。

辰牌發程。橫貫長崎市。轉高野平鄉。地勢漸降。路漸曲。左爲歐窠。蕎花白雪。右爲汗耶。稻穗黃雲。且矚且步。五町許。有岐路。一則可東。一則可南。南則田上。而東則甌巖也。乃東。愈躋愈險。皆作氣勢而進。北控宕嶺。樹色蔚然。如有猓獸。栖焉。東南亦培塿起伏。呈姿色。抵蓼原。路不甚險。或爲楓叢。或爲蕎疇。又登里許。始達甌巖。垆野曠濶。眺望絕奇。有危巖焉。壁立千仞。周圍可二町。巔有樹疎植。巖南側安置石像。榜曰甌巖大明神。或曰巖形似甌。故曰甌巖。或曰昔神后征韓之時。炊爨于此。故有此名。余不知其孰是。巖趾有村。曰飯香浦。又傳甌巖炊爨之時。飯香及村。因名焉。又不知其然否。東望溫山。巍然撐北斗。使四面衆岳朝貢焉。南對天草洋。渺茫無際。不覺誦賴翁雲耶山耶之詩。又遙認數島。曰樺島。曰高島。曰硫黃香燒諸島也。西面彥峰。嶄然與稻岳相迎。捧技雲霄。而崎港滉漾。船舶鱗次。粉壁

櫛比。北則岡陵連亘。土膚松衣。間望楓葉曝錦。豈眺望絕奇者非耶。畫學教員田口子。援筆畫此勝。余亦寫諸文詩。且命生徒舛巖紀行。顧謂同僚曰。唐八景與笠頭。則余嘗遊矣。笠頭景頗佳。崎港市街。及彥稻諸山。高低斷續。可目歷而指數。然無遠矚。而唐八景。則遐邇江山之衆勝。無有遜隱。悉聚一矚之內。殆與此地相伯仲。時方午。乃解行厨。既而有攀絕壁。而採菜萸者。有涉溪谷。而折楓樹者。跂而望者。坐而顧者。立石者。披書者。默者。話者。費工夫而覓句者。茵艸而臥者。種種異狀。若夫小瀨戶行固佳。然不如此遊之佳也。時金風徐吹。秋陽溫暖。甚可身體。以至於塵慮消。興情湧。恍有羽化登仙之想。既而治歸裝。取路西方。陟降半里。抵田上。有茶肆焉。時日將歛昏。因不憩而去。同行者。同僚山崎喜一。田口松太郎及余。而生徒三十七人。

山田天籟評曰。敘述詳悉。巨細無遺。僕亦嘗有記。今讀高作。欲焚君苗之筆硯矣。

遊硫黃島記

硫黃島。在崎港西五里海水汪洋之間。周圍三里。人家二百。而有燈臺焉。又有俊寬僧都之墓焉。以是島名顯於世云。今茲四月。念九日。吾東山學院師弟七十三人。泛舟遊於硫黃島。此依例。修春季運動會也。是日拂曉。出院。有肩擊劍之具者。有腰書冊者。手杖者。負行厨者。提旗及繩索者。赤手者。且談且步。十町許。抵埠頭。則篙夫已艤舟。衆分登四舟。各爭先行。一先一後。櫓聲咿軋。大有興致。瞬間出港。大洋千里。洲島碁峙。相望於遠近。近者曰蔭尾島。曰高鋒島。曰鼠島。曰神島。遠者曰香燒島。曰高島。曰硫黃島。皆呈技於波光激灑之間。余於是。詩情勃勃。拈韻賦詩。時無風。可帆篙。

龍江文集  
夫乃鼓勇操櫓一友亦助之以故舟疾如矢。已牌達硫黃島有灣焉。廣數十畝。漁艘鱗次。左右農舍漁家交錯成村。上埠有一漁夫焉。余問以勝景之境。漁夫曰。自此西去數町。有俊寬之墓。風光稍佳。乃西。地漸高。路漸曲。登七町。抵俊寬墓。兆域凡五畝。中有一碑。碑面刻俊寬僧都之墓六字。遍地皆艸。眺望絕佳。漁夫不吾欺。衆乃解裝憩止。墓南二町許。有一禪宇。曰法勝山圓通寺。寺爲俊寬設者也。按史。俊寬之時。平氏暴橫。蔑棄朝憲。罷黜公卿。俊寬憂憤。乃與成經等數人謀討滅平氏。事覺。皆處流。而俊寬獨謫於此。居十又一年而死云。余過寺。老僧出示松根圍合抱者。且曰。俊寬歿後。其僮有王植松以爲墓表。名曰有王松。至近年枯朽。因藏而存之。卽是也。旣而還墓。有臥而眠者。有踞而望者。吸煙者。披書者。話者。哦者。千狀萬態。無幾。喫午餐。餐畢而四顧。南控來路所認之高島。島出石炭。炭煙漲

天。又望野母。突出於海中。東對香燒蔭尾諸島。西太平洋。蒼茫無際。唯望波光連天耳。北則福田小瀨戶諸村。邱陵斷續。如龍蛇之起伏。豈非眺望絕佳者耶。於是。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愴然有遊仙境之想。又探韻得詩一首。旣而與諸子往觀燈臺。燈臺距此廿町。西過路崎嶇。一陟一降。左右皆田疇。菜花已落。麥穗將黃。遂抵燈臺。臺高數十丈。周圍數丈。上赤下白。內懸琉璃燈十九枚。造作精巧。以驚人目。聞燈光及五十里之遠。居一刻。抵墓。有擊劍。有曳絙索。或拳旗。或角力。一勝一敗。有得賞者。有不得者。譬如戰後論功之殿。最而行賞焉。足以慰平生之苦學。養勇剛之氣象矣。豈不盛哉。因憶客年臘月。師弟俱登甌巖。風光勝此。當時寒威裂膚。而生徒不以爲意。亦有曳絙拳旗等之戲矣。然視諸此行。蓋不及也。及金烏迫虞淵。就歸途。登舟稍有風。海面生皺。因舍櫓而帆舟。甚駛。頃刻。達崎港。時方薄

暮各相別去。

山田儀卿曰。叙述詳悉。巨細無遺。中間予過寺云云一段。似昌黎張中丞傳後序。百讀不厭。

觀福田窟記

崎港西五里許。曰福田村。有巨窟焉。世呼之曰福田窟。余欲一觀窟久矣。嚮也某生說其奇狀。又讀某翁觀窟詩。亦賦其奇。於是乎觀窟之意益旺。丙申三月初一日。與二三友人。舟遊于鼠島。鼠島與窟相近。予因謀觀窟於衆。衆贊之。乃帆舟北行。左望大海。波光激灑。與天一碧。水煙蒼茫之間。島嶼且隱且見。問之。則五島也。東控小瀨戶。福田諸村。邱岡蜿蜒。如龍蛇之起伏。而農舍漁屋。櫛比鱗次。一矚一行。二里許。遂達窟。窟接大海。左右嶮崖千仞。嶄然壓海。呈獐獸欲噬人之姿。舟入窟。窟幅員二丈許。潮水洋

洋深數十尋。因疑有鮫鱷潛焉。左顧右眄。奇岩錯出。如龍焉而鱗疊。如虎焉而目瞋。犬狂而噬。鷗奮而攫。熊斯蹲。羆斯踞。馬之起。牛之臥。千狀萬態。進二町。窟勢左折。愈進愈暗。咫尺不辨也。有非人境之想。予謂舟子曰。窟之所窮。猶遠乎。舟子曰。吾未窮之。或曰。窟首尾不下十町。乍廣乍狹。七八町。而未又廣。終爲巨灣。或曰。窟長不過四五町。稍進稍狹。纔容葉舟。窮窟無有異狀。予以爲後說近是。又謂舟子曰。我輩欲窮窟。汝須慎而進。舟子曰。諾。然非用燭則不可。請舍之。予強之。弗聽。舟子懼之也。皆缺望而出。繫窟。崖下而憩。舟子又談窟之奇。曰。當天將雨也。窟轟然有聲。聲達一二里之外。故旁近農夫。以此卜晴雨。一友問其所以有聲者。則曰。或以爲窟靈之所致云。予於是知某生之言與某翁之詩。皆不吾欺。然恨不得窮窟。不得窮窟者。蓋窟之靈有所忌而然耶。居久之而去。風稍起。波面呈姿色。復

過鼠島。北顧窟。隱見出沒於淡煙之中。既而又上舟。黃昏歸崎。

山田天籟評曰。前幅用淡筆。中幅用濃筆。末幅用愛筆。布局得宜。余尤服結末曲折之妙。

遊觀潮臺記

觀潮臺。在茂木灣。蓋鄰近之勝境。而有赤壁之概焉。歲八月。望後二日。予與田中萬谷。岡田篁石。佐佐醒齋。足立敬亭。爲森素堂所誘。遊觀潮臺。此與坡公赤壁前遊殆同日。臺鄰觀音祠。祠左右。古松駢植。蔚然壓祠。而臺眺矚絕佳。俯則前面斷岸千尺。矮松倒生。如利刀錯立。如綠髮垂地。岸脚潮漲。浮碧藍。使人戰栗。仰則東南對千石洋。千里一碧。芥洲橫互。呈龍蛇之姿。又望溫山。屹立雲表。衆岳羅拜焉。如小國之朝大國。北控矢上綱場諸村落。邱陵起伏。獻熊羆之狀。時黃昏。月未出。淡雲亙天。於是席祠前。

置酒分韻。以待月。少焉。雲散。月出於溫山之上。天地皎然。波光激灑。金龍躍銀蛇舞。及賈舶漁船。遠近夜泊之狀。歷歷可數。而露氣沾衣。桂香撲鼻。松濤蟲聲。奏笙彈絲。可謂絕奇矣。既而耳熱顏丹。心舒興湧。詩句比比登筆。篁石素堂。互唸互和。其聲瀏亮。若出金石。使人感聽不已。又有紅女來操三絃。衆倚絃而歌。獨予不能歌。因抵掌節之。不亦樂乎。衆曰。赤壁之地。固名。又依坡公之遊益著。而臺之勝稍顯。我黨之遊。不足以益顯之。以爲遺憾。予曰。然。然當時。坡公在貶竄之境。且同行客不必名流。今我黨雖不在得意之地。然沐浴昭朝恩波。以從事教育。且同遊之士。皆得名詞壇。夫如是。則此遊。謂之駕坡公遊亦可也。又何憾乎。衆以爲然。既而矯首。月已中天。四顧寂寥。唯聞潮聲迫席耳。因辭臺。行歌而還。

遊松濤園記



松濤園在西彼杵郡。喜喜津灣內網島。此爲長崎豪賈和泉嘉七翁別墅也。園規模不甚小。結構輪奐。眺矚絕佳。環園赤土白砂。松樹疎植。有直而聳者。有曲而低者。長者。短者。如熊羆之垂尾。如虎豹之矯首。牛之馳。馬之止。奇狀百出。而灣東西十餘里。有漁艘之往還。有鳧鷖之浮沈。魚之躍。煙之漂。左隔四町。屹立者。曰中島。曰坊藏島。皆虬松蔚然。拖青藍。右距二里。有端島。亦矮松掩焉。如綠髮粧頭。顧北控三浦村。農舍漁屋。犬牙交錯。東南對津水村。秧田百頃。翠浪洋洋。東望溫嶺。矗立天際。有蟻垤視四山之勢。東北多羅山。出沒於雲煙杳渺之間。呈龍蛇隱見之狀。西日隱山。高數百丈。樹不甚茂。山骨呈露。西北虛空藏稍險。一高一低。獻貌猊起伏之態。南指岳。突兀千仞。灌木蔚蒼。如有獐獸栖焉。自餘不遑記。實不負松濤之名也。翁性愛風流。餘暇來于此。騁目海色。清耳松籟。嘯月夕。酌雪朝。敲棋

垂綸。清遊萬狀。足以消塵慮。養神氣矣。庚子七月十日。余與友人某。冒炎暑訪園。翁適在焉。懽迎。楣間扁松濤園三字。卽岡田篁所老人手跡也。少之。翁擊鮮置酒。且酌且吟。於是遠近衆勝悉集于一目。而松籟與潮聲最可愛。足以消炎暑。爽心氣。自有非人境之想。翁曰。吾頃避暑於此。今又與諸先生。俱談風流。樂何加之。余曰。此我輩亦以爲希有清遊。因欲記諸拙文。以不永諼。及脫稿。則贈呈。翁曰。幸甚。欲以與老人手跡竝揭。旣而西顧。夕陽將隱於日隱山。乃辭去矣。

玉梅軒記

玉梅軒。爲兒玉清兵衛君之宅。在我長崎縣東彼杵郡。上波佐見村橋谷。乃波佐見川上流也。川廣數十步。水不甚寡。或緩漫。或奔駛。原委四里。南隔三里許。望虛空藏山。山高數百仞。樹木蔚蒼。有禽獸栖焉。有雲煙生焉。

音江文集  
又有山溪與田圃與人家一高一低以呈姿態此玉梅軒之眺矚也今君從事于波佐見小學校往年君在本縣師範校也于學業于心神鑽研省察始終如一以卒業乃拜波佐見小學校訓導聞君之於小學校也甚勤勉甚懇切故爲學童所愛爲同僚所信以博令聞於遠近嗚呼亦榮矣嚮君寄書於余曰吾命堂以玉梅此取于吾姓與徽章也請先生爲記焉余許之夫玉之爲物也清瑩而無塵蔽可以比良心虛靈不昧也梅則破蕾隆冬花極高潔香極清馥以呈絕塵之姿可以喻君子臨大難而不改其德也君之所以取于玉梅者蓋在使其家世世養玉梅精神也非徒取於姓與徽章也其志可謂高矣凡人不可不養玉梅精神也其養玉梅精神乎大臣宰相則足以輔弼 衰職而經綸天下代議士則足以論生民之利病育英者則足以奏育英之功嗚呼玉梅精神豈不偉歟君乘餘暇攀

虛空藏山可以豁胸襟不獨獵禽獸見雲煙也過波佐見川可以清心氣不獨游泳與垂釣也逍遙於溪田間可以醫俗情不獨健形體也餘暇所得亦多矣余欲他日登玉梅軒以觀山川之勝竝談舊時此爲玉梅軒記

素芳園記

小島鄉有一字屹然衝空此爲友人森君素堂別墅稱素芳園地高爽築作輪奐富於佳矚東控愛宕山高數百仞雜樹蒼蔚翠色欲滴形類筆頭故別稱文筆峰南有小林與園相隣竹樹凝綠東北則男風頭山呈鳳尾之姿因有鳳尾山之異名且望彥山又曰小峨眉山以其似唐土峨眉山也突兀千仞獻技霄間北則琴比良山與彥山相對而高不及焉自此南數町有岡陵曰女風頭山一號望吳山昔唐人登而望吳焉因有此號西

則稻佐岩屋二山並立雲際西南則長崎港南北連亘形如鶴張翼故別呼鶴港潮水滉漾歐艦美舶及我細大舟船出入不絕港東南則市坊戶不下數萬而巖巖翼翼疑立鵬際者曰諏訪廟曰長崎縣廳曰長崎控訴院曰長崎稅務監督署此則園之大觀也君家市坊業商賈豐於資財其爲人率直不飾不挾多財不馳奢侈讀書能詩旁與文人墨客相交而最與予相善餘暇則攀筆峰而謁祠躋峨眉而采薇跨石風頭山移杖琴比良山岩屋嚙雪鶴港棹月而談時事話風流煎茗呼杯清遊萬狀比諸夫唯利是視而不顧他者逕庭不啻如君者商賈中不易多得也曩君來謂曰小島新墅以素芳名焉素芳先人雅號也往年先人買小島上鳴川地數畝構小屋焉以爲臥遊處居數年先人欲改築然不及此而逝矣吾甚憾焉客年適值十三回忌辰因卜改築今茲四月竣工此成先人遺志也

吾非以徒與人飲食也非以畜曲眉豐頰也以爲念先人之具兼招韻士也故欲使子孫體此意以保之於無窮此吾所以取墅名於先人也請先生爲記之予曰諾君意誠美矣而以予之拙文記之唯恐損尊者之名并致韻士之笑不獨汗築作之輪奐與佳矚也雖然貴囑不忍辭遂記

止止書屋記

余讀書之處名之曰止止書屋此取於南華經吉祥止止之語也說者曰吉祥止止言福祉止於所當止物止於所當止則有福祉之謂也詩云綿蠻黃鳥止於丘隅說者曰綿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黃鳥止於此則遠於羅網弓矢之禍可以全天眞故以爲其所當止之處鳥而止於其所當止則有此福祉況人而止於其所當止乎宰相止於夙夜蹇蹇以佐 宸職則庶僚百揆不解於位而萬機舉大將止於嚴正仁愛以奉其任則士卒

勇往奮前。以斫陣殺敵。農民止於稼穡是務。則南畝治而有秋。工人止於使工業盛。則器美而贍。商賈止於致力交易。則百貨通。無足於彼。而不足于此。立詞壇者。止於長養人材。以供國家。則世之知識道德竝進。夫如此。而國富兵強。可以備憂患矣。人止於其所當止之福祉。豈不大哉。余爲儒生。當止於長養人材。故孜孜矻矻。從事于斯。二十餘年矣。而未能使人進於知識道德之域。甚慙焉。烏可與相將及農工商之有勳勞於國家者。同日而語哉。雖然。猶有可言焉。至於忠誠奮起。以盡力其職。則余之所自許。而不愧於人也。於是乎。纏錦繡。嘗滋味。以起臥高堂者。雖不得而及。然得與妻孥。俱溫飽於綿衣菜羹。以報父祖。與天下英才。俱講道德。以答聖代。亦人間之樂事。余之福祉。孰大焉。然則余亦可謂止於其所當止。而有福祉耶。此所以取於南華經。以命書屋也。

篁所先生曰。六一居士。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知之。此文完璧無一疵。大兄多作之效。

雲仙學院記

崎有私塾。曰雲仙學院。院主人曰荒木元。元君有明海濱。溫泉山下島原人。有學問氣概。乃余之舊友也。設院後。一日。來謂曰。吾已僦屋。以開私塾。命曰雲仙學院。請子爲記焉。余曰。諾。君此舉爲國家可賀也。方今列國。皆以奪地拓疆爲務。即弱肉強食之秋也。是以國家方張兵備。養人材。以備緩急。而未全也。中興以來。世運大開。百事並進。有旭日朝天之勢。而有可慨者焉。道德敗壞。風俗薄劣。故不忍聞者。與不忍見者。于都。于鄙。紛紛擾擾。是以國家方務教化。以挽回道德。移易風俗。而未洽也。於是乎。國民而苟有學問。存道德者。宜自設學舍。以助國家也。今君有此舉。蓋有見于斯。

也。豈非所以爲國家可賀耶。學院名蓋取于溫泉山也。溫泉山舊作雲仙山。山甚靈矣。有雲煙生焉。有冰雪堆焉。有溫泉出焉。有樹木灌植焉。雲煙可以釀雨。冰雪可以消暑治病。溫泉可以安健身體。樹木可以勝巨室之任。其有益於世。可謂大矣。學院生徒漸加。讀書之聲。日夕不絕。如是而已。則致匪躬節。以參萬機者。捐巨萬金。以起國利者。折敵尊俎者。得名道德者。任育英者。代議士者。恤人者。耐難者。不可謂不出於本院。本院之有補於國家。猶雲仙山之於世歟。則其取於雲仙山。可謂有以矣。往年。余之在島原藩。與君俱研經史。俱鑽文詩。旁嚙冰雲仙山。以養作文之氣。乘舟有明海。以豁心胸。如是者有年矣。及後廢藩置縣。制下。君出就官四方。二十餘年矣。余亦西遊崎下。帷旣而承乏我縣師範。爰在再。以以至今。故不相見。亦二十餘年也。去年之夏。君一旦過廬。余有如遇兄弟之想。喜

不可加焉。置酒對飲。以談曩遊。論時事。有擊節呼快。有切齒慷慨。有探韻。有揮灑。種種異態。以極懽。時君有欲設私塾于崎之言焉。余大贊而使勉之。今果設本院。北余所以賀而記之也。明治三十五年壬寅初夏。龍江深浦重光撰。

岡田篁所翁曰。全篇自牛山之章混化來。而不見其斧鑿之痕者。足見作家矣。

集勝堂記

溫山之北。紫海之濱。有某村。予父祖墳墓之地也。有一樓屹立焉。即友人木庵之別館也。木庵家世農。而好學問。能文詩。又嗜酒。嗣子某亦稍有學。今方幹父之蠱。木庵因優游以玩文雅。豈不樂哉。客秋。木庵遠寄其所居集勝堂圖。屬予記。予諾而未果。今春予歸展墓。因過所謂集勝堂者。構造

堅緻丹雘不飾。大有雅致。不負所見於畫圖。時木庵置酒款待。且酌且談。以相懽。予一醉紅面。謂曰。尊囑未果。疎懶之罪。無所逃避。西歸後。速下筆。木庵曰。唯命是奉。然若今日下椽筆。則更幸甚。余乃許之。此堂南對溫山。與東岳。溫山突兀萬仞。翠微掃天。噴雲吐煙。蟻垤視衆岳。使人生雄偉壯。快睥睨一世之氣象。而東岳則不甚高。其於溫山。有如小國事大國之狀。而樹木蔚蔥。鷲鳥棲焉。獰獸藏焉。使人凜然。北顧紫海。千里一碧。波光接天。漁艤買船。一往一還。而羅山峒。東西壓海。又望肥筑山嶺。於雲煙杳渺之間。使人有清遠淡泊。不縉于塵埃之想。此所以有集勝堂之名也。今草廬前帶鶴港。內外船舶。鱗次奪目。後控宕峰。樹色隱然。翠可掬。此足慰心目。然不如此堂之集江山之勝也。木庵晨於斯。夕於斯。起於斯。臥於斯。而屬文。而拈韻。而喚酒。而與客談。其文應與溫山相雄壯。其詩應與紫海

相優美。其酒與山色相綠。其談與海光相清。於是乎。其嗣亦應以餘力陪之。嗚呼。木庵之境遇。豈不樂哉。予不耐羨其境遇。亦欲常參之。然東西懸絕。故每展墓。訪此堂。是期。醉後援筆記之。

山田天籟評曰。規模濶大。筆力雄健。如讀寬政諸家集。

記明治三十八年一月一日

嗚呼。盛哉。明治三十八年一月一日也。王師得拔旅順要塞矣。實曠古盛事也。於是。重光內與家累。俱嘗屠蘇。外與櫻校師弟。俱舉賀正典。以敬祝聖上萬壽。竝大賀王師大捷。自曩國家與俄國交干戈。滿洲大野以來。已換葛裘。王師所向。無勅敵。于海。于陸。連戰連捷。今又際佳辰。陷要塞矣。何其壯且快也。豈可不大賀哉。而有宜憫而嘉者焉。滿洲氣候。不得中。夏則酷熱。流金爍石。冬則酷寒。裂肌墮指。而王師毅然不屈。凜然不撓。冒砲彈。

龍江文集 卷一  
觸劍鋌。喋血踰屍。龍戰虎鬪。以殲胡軍。是務其艱苦。與其義勇。皆無以加焉。豈非宜憫而嘉者耶。又有慙焉。余起臥于寒暑。相得之內地。飽食煖衣。悠然無故。以從事育英。且與內外親疎之人。開笑顏。把壽觴。以並祝佳辰。與戰捷。幸亦多矣。比諸滿州王師之境遇。苦樂難易之相懸。不翅霄壤。此所以有慙也。雖然。生遭曠古盛事。福祉無復加焉。謹喜而記之。

占勝堂記

我長崎萬屋街。有夏屋。係新築者。乃醫師松尾龜一郎君之堂也。君生長于平門。舊姓浦上氏。與余文友佐佐醒齋爲親族。爲人堅忍。總角志于醫道。研鑽十年。以開醫業於崎。居數年。費于崎人松尾氏。因改今姓。時求診者。不爲不多也。而君自以爲研鑽未足。又遊於東京。數年歸。從事醫業。自遠近來求診者。日夕滿堂。而余亦居其一焉。以相交數年于今矣。今茲首

春。君新建堂於萬屋街。余一日訪君。堂規模閎壯。結構輪奐。又占景勝。望其東南則愛宕山。突兀千尋。雜木森蔚。綠欲滴。其東則彥山。撐北斗。巖有數幹老松。妝翠髮。其東北則烽火山。高與彥山相抗。童然無一樹。北則琴平山。不甚高。亦童山。西則稻佐岩屋二山。峭立雲表。此爲遠景。而近景則縣廳法衙。及神祠佛塔。學校會社等。嚴嚴翼翼。壯偉閎燿。而縣廳最壯觀。可謂占景勝矣。君起臥于斯。診病于斯。其慰目怡心之直。不啻連城也。受診者。亦其精神之清快。蓋無加之也。如是。則堂之所益。亦可謂多矣。君曰。堂未命名。請子撰名。并記之。余曰。諾。貴囑。吾不欲辭。然佐佐氏能文。請有囑焉。不可。乃以占勝命堂。後記以貽。明治四十四年七月。下浣。龍江深浦重光撰。

記城臺日日東翁功德

龍江文集 卷一  
城臺日日東翁。長崎縣育英海有功人也。爲人忠實。富于義。又有學問。往年奉職大三東村小學校。其導生徒也。以寬恕與懇切。譬如親之視子。故生徒欣喜以習業。愛敬以事翁。亦如子之事親。如是者。前後三十五年矣。以博德望於四隣。不獨爲生徒所悅也。今本村人。露頭角農商。于育英海者。皆受翁薰陶者也。可謂有功矣。當時翁獻金數十圓於學校。以助校費者數次。可謂義矣。後文部省與玉編一部。硯函一個。以賞其功勞。加之石田。日下二縣令。前後有木杯賞。若夫受賞詞者。不遑記。可謂榮矣。翁幽栖于閑地。讀國風。樂活花。或黎杖芒鞋。逍遙于山間水涯。以養餘生。豈不高乎。一日興善小學校訓導重松至來。示一書。謂曰。此爲吾師城臺夫子行狀。吾自卯角。蒙夫子薰陶。以得入本縣師範。夤而卒業。夫子之恩亦大矣。故欲錄其功勞與大恩。以爲記念。請先生據此書。以錄之。予曰。吾子意洵

美矣。不許而可乎。乃錄焉。

櫻齋甘勝小記

長崎縣師範。夤在櫻馬場。因贊別稱曰櫻齋。猶昌平贊別呼茗齋。

齋庭青松

庭有松數株。直幹衝空。秀葉拖藍。夏則風謾謾起。涼味萬斛。可以消暑。冬則能耐霜雪。不變姿色。師生鑒于此乎。足以養德。

門前巨楠

門前爲孔道。有老楠高數十尋。根柢龍蟠。幹圍三丈。枝葉森蔚。翠色欲滴。蓋二百年外物也。有風觸焉。颯然成聲。以清耳爽心。

學窓梧桐

學窓前後。梧桐駢植。蒼幹數仞。枝葉繁茂。當暑季講學也。汗湧沾衣。時有風生枝間。涼味透骨。可以收汗消暑。所謂碧梧六月秋者乎。及其長大也。



爲衣櫃。爲瑟琴。其用蓋不測也。嗚呼。可以人而不如木乎。

東園老藤

東園數畝。古藤駢植。輻輳紛糾。掩翳全園。春夏之交。花層綴而垂。長者三尺餘。參差錯落。香氣撲鼻。譬諸瓔珞懸空中。洵奇觀。每至花時。師生集而煎茗焉。命曰藤蔭會。

後圃來麩

覺背有白田百畝。此生徒所實習農科也。短蓑雨耕。竹笠晴耨。以見碧浪漲畝。黃雲蔽疇。不亦樂乎。樊遲未可譏也。

隣叢夜雨

幽叢一畝。北與本覺相隣。竹木雜植。森森滴翠。夜雨濺梢聲。最可聽。宜於講究書史。宜於推敲文詩。宜於思往時。察將來。夜雨亦有補于詞林矣。

峨眉秋月

峨眉山。在櫻鬢東十町許。高數百仞。老松疎植。譬如禿顛。存數莖髮。大可愛。而天高氣澄夕。出於山上。最奇絕。使人吟峨眉山月佳作。

棘林稻祠

棘林據高丘。巨樹蒼蔚。中安稻荷祠。稍輪奐。賽人不絕。自本覺東望。祠與華表。並隱見於樹間。

笠頭春靄

笠頭山亦富佳眺。市井三萬戶。與港內千舶。並集于寸眸。東君時。青靄搖曳。點妝山頭。可以供吟料。

櫻埒市聲

鬢門外南北六町許。稱櫻埒。人家不上一百。販鬻聲。一高一低。亦非可厭。

稻嶺夕照

峰勢撐天。臨鶴港者。爲稻佐山。曉雲橫山腹。固可愛。而夕陽春嶺最佳。

春德寺晚鐘

本巖西去數百步。爲春德寺。在市坊。而不喧囂。有鐘樓。前後古松蔭翳。風光幽邃。自作非人境之想。晚鐘音。與我喇叭聲。相和。以悅耳。

中鄉秋菊

中川鄉博名秋菊。甌窠汗邪。菊圃居多。重陽後。花半開。至天長節全開。幽豔高雅。以傲秋霜。此陶靖節所以愛翫不措也。

城址矚目

城址。昔長崎氏所據也。眺矚開闊。老松點點。蔚然黛色。巨石百數。有如虎吼者。有熊蹲者。奇態百出。而三十六灣。及峨眉烽火諸山。皆可指點。

飽浦鐵工場

飽浦鐵工場。巨富崑崎氏所有也。煤煙漲天。自拂曉至日沒。以造且修戰艦。買舶戰艦出於此者。往年。參於日露海戰。

烽山晴雪

烽山突兀。在市東北。巔冠雪。旭日映之。如黃金粧巔。洵絕觀。

鶴港連檣

鶴港。五港之一。而開港濫觴于此。昔鎖港時。獨有唐舶蘭船繫焉。今也萬國船舶常輻湊。可以窺 聖朝隆運。

中島川櫻花

本川。崎陽一勝境。原委二里。水淙淙流。兩岸櫻樹。不下數百。及花時。香雲靉靄。豔雪堆積。洵絕觀。於是乎。絃聲釵影。日夕不絕。

鳴溪橋行人

市北境有鳴瀑川。架石橋。歸市者。與自市還者。日夕交錯於橋上。

諏訪祠曉鼓

占高爽之地者。諏訪祠也。市戶三萬。可下瞰黎明。祠鼓鞞鞞。以破市民殘夢。而本覺生徒。亦以快精神。

松森寓居記

余曩僦草堂於松森。境富於佳眺。東南控笠頭山。蜿蜒高低。似龍蛇之起伏。東望峨眉山。高數百仞。巔有古松疎生。其側有小山。曰豐前坊。又稱盛飯山。東北則烽火嶺。巋然摩天。蓋傍近第一高山也。北則無凡山。亦稍高。西南則菅祠也。構造古樸。祠屏雕人物。洵偉觀也。世傳係左甚五郎之雕刻云。祠園數十畝。老松駢植。蒼蔚滴綠。此不負松森之名也。西北則丘岡。

雜樹森森。瓦屋茅舍。隱見於其間。草堂之勝景。不亦多乎。余承乏櫻校。旁又下帷草堂。教授子弟。亦自以爲人生之至樂。此孟子所以列育英於三樂之一也。余之在草堂也。峨眉烽火諸山。躍躍入帷。以慰心目。其風致不啻連城之直也。與子弟俱逍遙松樹下。龍吟濤聲。以爽神氣。自有出塵海遊仙區之想。若夫紆青拖紫立廟堂。而黜陟百官。纏錦繡坐夏屋而飽喫肥甘。固光榮也。快樂也。然比諸我之從事育英於勝景之間。自有雅俗安危之異。然則余以爲至樂。不亦宜乎。

折肱堂記

一日。詩友金子兄來謂余曰。吾鄉有鑿員馬渡虎三郎者。爲吾友人。其堂未有號也。請子爲撰堂號。並記之。余曰。吾兄之請。安得不聽乎。因問曰。堂之眺矚何如。曰。絕佳。西南望溫泉岳。突兀萬仞。雲煙壓巔。東北控有明海。

浩浩無際。風帆浪舶。一東一西。又蘇峰隔海。而出沒於雲煙縹緲之間。北則多羅山。翠鬢如拭。而窗外則海澨。青松白沙。連綿十里。松風潮聲。謾謾轟轟。此爲堂之眺矚也。余曰。彼爲人爲彼生平何如。曰。彼性溫厚而勤勉。病客常滿堂。彼待病客。懇切無加焉。使人無憾。求來診。則雖半夜而不辭。如窮人則不必受藥錢。以博令聲於四隣。余曰。彼賦詩乎。曰。否。然彼非俗腸。有把杯以賞勝狀。吾因謂明海之波光。漫漫映眼。溫泉多羅諸山之翠嵐。遙遙媚人。足以長高尚之心。足以養雄大之氣。或散策青松白沙之間。足以強形軀。爽胸懷。彼所得於勝狀者。亦多矣。余曰。不亦善乎。彼爲人與生平者。此不可以不撰且記也。而今也。余多事。欲待閒暇而攬筆。兄諾而去。居數十日。寄書以促之。會余爲某生說春秋左氏傳三折肱。知爲良醫之語。余因以爲此語可用於醫門。取折肱二字。以命彼堂。并記所聞於兄。

以贈。

訪娥眉山房記

娥眉山房。在崎之西山。此爲城野威臣所有也。而櫻鬢長津田先生僦焉。房據丘岡。規模不小。結構輪奐。園庭數畝。眺矚絕佳。此崎之勝境也。南控愛宕嶺。嶺不甚高。灌木蒼蔚。綠津津滴。東南對娥眉山。與風頭山。風頭山則卑矣。南北連亘。呈龍蛇起伏之姿。娥眉山。則突兀千仞。古松疎生。似禿顛有數莖。短髮存。而至於月升巔。則其奇絕不可名狀也。二山麓。則東西皆市井也。幾萬人家。一半可俯而觀。就中。櫻鬢最壯觀。東北則烽火山。峰乎捧奇蒼旻。高與娥眉山相敵。而山頂童然無一樹也。西北則隔庭。巨樹修竹。蔚然拖綠藍。西則瀕諏訪祠。祠可坐而望。豈非眺矚絕佳耶。先生富於雅致。餘暇。則緝載籍。展書畫。或修刀法。或玩花卉。或招人。或散策。種種

龍江文集 卷一  
異狀。今茲夏八月某日。余冒暑過房。先生歡迎。會壁間掛書畫。橫日本刀。並陳花卉。先生爲煎茗。俱喫。俱談。於是乎。峨眉烽火。諸山之勝。嫣然映房。樹竹送風。涼味萬斛。以忘暑。心身清快。直連城不啻。先生曰。此勝。吾子不可無一詩矣。余曰。拙吟不能副焉。然徒觀者。非吾意。因欲待他日記諸文。以供貴覽。先生曰。善。乃又對談者久之而去。

師生俱移步道尾公園記

道尾公園。在長崎市西北三里弱。富於佳囑。此素封家古田吉平所有也。大正五年四月廿五日。天陰。我師範。使各教員分督各學級生徒。而跋涉傍近山川。以養心身。世所謂遠足是也。豐藤古本島村三教諭及余。則督三學級。移步道尾公園。辰牌。俱穿青鞋。纏行膝。携行厨。出巒。橫貫長崎市。西北去。南控長崎驛。東望岡陵。行一里強。長崎縣立病院。與醫學專門

巒。疑立于路傍。時絲雨霏霏。又西北過。左右菜圃也。麥隴也。黃綠相映。如播黃金。如鋪青氈。且步且談。一里半。抵道尾。東去十町許。入古田氏封域。數千步。有層樓屹立。此古田氏所居也。規模閎壯。構築輪奐。園庭數畝。幾種卉木。綠紅間廁。有池焉。水清澈。游魚可數。洵可賞翫也。愈東去。未百步。爲丘陵。松杉駢植。津津滴綠。阪路迂回。躋攀數千步。達巔。巔所謂道尾公園是也。廣數頃。平坦如砥。周圍櫻樹。花半謝。有一巨石焉。高一丈餘。又三茅舍駢立。中有長楊次列。於是。騁目四面。四面山岳。濕雲蔽焉。而非全無可觀也。西南濛濛中。嶄然露頭者。爲岩屋山。突兀千仞。呈奇濕雲斷續間者。峨眉烽火二峰也。北則大村灣。汪汪漾漾。幾多小船。往來出沒於雲霧黯淡之間。東北則培塿。而麥田。而菜圃。蜿蜒高低。呈龍蛇起伏之姿。又佳眺也。既而皆入茅舍。倚榻而憩。頃之。自鳴鐘報午牌。乃會食。縱談。甚有興

致。余謂三教諭曰：此行而有雨，甚恨焉。然不爲無益矣。岩屋烽火之嶄然，突兀足以長勇健活潑之氣。大村灣之汪汪漾漾，足以養從容寬大之量。松杉之滴綠，櫻花之殘餘，足以助剛毅增氣概。三里弱之行程，則有補于身體。三教諭曰：洵然。時雨未歇，居稍久之，而師生俱辭園。且疾行，且緩步，一里許，雨歇天晴，因北顧道尾，樹色依依，如有惜別之色。未牌，歸齋。

遊諏訪公園記

諏訪公園据丘岡，富於佳眺。蓋長崎第一勝境也。今茲五月十九日，龍江居士欲借公園之勝，以暨積日頭風也。黎杖木屐，發出來大工街廬，去入馬街，南過數十步，有銅華表，高數仞，過之而西，躋一町許，達諏訪廟，規模宏壯，結構輪奐，廟背南北數千步，地勢自隆，巨樹駢植，蔚然翠滴，廟南去數十步，園庭百畝，眺矚絕佳，東北控眉岳烽嶺，獻奇霄間，南對八郎岳等。

巖然拂空，西則稻佐岩屋二山，屹立千仞，西南之間，則長崎港，形似鶴張翼而舞，因有鶴港之別稱。內外船舶，數千不啻，東南之間，則市井縱橫，粉壁鱗次，紅欄櫺比，不知其幾萬戶，而歸焉衝空者，曰長崎縣廳，曰縣會議事堂，曰法衙，曰縣立中齋，曰縣立師範齋，及梵刹，此則遠景也。近景又佳，園內有池，殆二畝，水清澈，游鱗可數，有二小亭，俱收佳眺，紅裙含笑而招人，亭西北則地漸高，與廟背相連接，雜木無數，森森拖藍，中安東照公祠，南過數十步，有長磴，已降，則地平夷，數十畝，稱丸馬場，西去百步，強有縣立圖書館，構造壯麗，東過百步，弱華屋屹立，乃所序列商品也。自餘不遑記，可謂富於佳眺矣。旣而復移杖小亭，紅裙供茗與餅，且啖且眺，四面之衆勝相競，而集于雙眸下，於是乎，頭風全愈，心胸清快，其佳致，豈啻直千金也哉。時有吟朋某來，與之評衆勝談韻事，則興致又加焉，而金烏已春。

于稻嶺。因黽勉割愛而先去。已歸廬。則暮色蒼然。

中川觀櫻記

中川佳麗之地也。在長崎市東北隅。與櫻校相近。甚有名于櫻。櫻自芳山移植者也。川幅員十餘步。水不甚多。而稍清澈。左右兩岸。櫻樹駢植。不知幾百樹。樹間瓦屋高亭。枕水接簷。就中壯闊且輪奐者。爲櫻雲館。館傍有木橋。東過。有園。廣可十畝。卉木雜植。而櫻樹居多。又有一屋焉。呼漱石亭。亦美。其他可觀者。不遑記。故及花時。則致繁華矣。丁巳四月初九日。予與吟朋某。欲往觀櫻花焉。未牌。懷韻礎。携酒瓢。出出來大工街廬。北去百餘步。入新大工街。數百步。東轉。三町許。達焉。時花強半全開。弱半則半開。豔麗而豐富。而高潔而清馥。譬如香雲蔽川。如豔雪壓枝。洵美觀。於是來觀者甚多矣。有風流之士。有俗客。而梵僧。而育英者。而學生。各種人士。不遑

悉記。有登櫻雲館而張宴者。有坐漱石亭而彈絲者。駐杖岸頭者。求句花下者。跨石而吹煙者。踞榻而喫茗者。臥青氍者。凭橋欄者。徜徉者。談笑者。千狀萬態。而我輩亦占坐花下。傾瓢拈韻。無幾。醉至詩就。朗吟數番。以消塵慮。快胸懷。興味淋漓。奚翅直十五城哉。余語某曰。吾觀此櫻也。心馳於芳山。芳山有延元帝陵墓焉。全山櫻樹云。謂今也。亦花盛開。香雲壓山。豔雪護陵墓。蓋天下絕觀也。於是乎。弔古觀花者。自南自東。擾擾往矣。而予未得往。甚恨焉。某曰。吾亦未也。予曰。吾子富春秋。東遊可期矣。而予則雙鬢已霜矣。徒有馳想焉耳。既而日沒。暮色蒼然。枝枝點電燈。百千不啻。光爛爛煌煌。欺白晝。花益豔麗。益豐富。益高潔。此又絕觀。於是乎。人益來集。肩相摩。足相蹈。醉歌聲與彈絲音。並湧於館於亭。可謂繁華矣。時將二更。衆稍稍辭去。而我二人。則不忍割興而去。久之而去。取路中川街西過右

望櫻校。左控中川。又西。中途與某相別。已歸。則二更矣。

廉賈堂記

崎有書肆四焉。而橋口三舟其一也。爲人清廉。詠國詩。余與之善。其堂東對彥山。樹色蔚然。翠欲滴。北控烽嶺。維石巖巖。呈虬龍之姿。西南則紅欄鱗次。粉壁屹立。此其大觀也。中庭一畝。綠竹數行。琉璃琅玕。小池清澈。游魚可數。自有林泉之想。可謂富於勝狀矣。一日。三舟來謂曰。吾堂未命名。請先生名之。余曰。諾。吾子之堂名。取諸其勝狀。固可。然不如取諸本業之尤宜。請名之曰廉賈堂。余聞之。司馬子長曰。廉賈歸富。信哉言也。夫商賈之道。主利。然多利。則物難售。物難售。則業汙。業汙。則家道屈矣。而寡利。則物易售。物易售。則業隆。業隆。則家道裕矣。故曰廉賈歸富。所謂書肆者。大抵唯多利是顧。而多售是不顧。故書冊不甚售。獨三舟唯多售是圖。而多

利是不圖。故書冊甚售。有將壓夫同業者之勢。如是而不止。則其致富可期矣。此余所以取於子長之語也。凡執牙籌。而不披書冊。待俗客。而不接騷人者。天下賈豎皆是也。而三舟則不然。執牙籌之外。披書冊。待俗客之餘。接騷人。故若夫彥山烽嶺。紅欄粉壁。及小池綠竹之勝狀。與騷人俱咏之。其他窘窮憂悲怨恨不平。有動於中。必借國詩以慰藉焉。然則如三舟者。可謂超絕於紅塵中矣。視諸夫多利是顧者。不翅逕庭。豈不高哉。嗚呼。三舟之行事。誠不負廉賈堂之名也。因爲記。

山田天籟曰。以清廉爲經。以景勝爲緯。錯綜變化。而不離題意。橋口氏何幸而得此記。

又曰。叙遠景。而後及近景。却好。

登城越山記



我師範西北六町許。有城越山。又稱唐渡山。眺望絕佳。蓋亦崎之勝境也。春秋二季。則風人韻士。曳杖携瓢而遊焉。按長崎地誌。此昔長崎邑主昭威君所城而居也。故曰城越山。而君墓在夫婦川鄉。應永中。君數遣人唐土。因又有唐渡山之稱。慶長中。蠻奴奉異教者。建廟于麓。曰東土山臺。山臺二語。即蠻語。譯之者曰。靈境若靈廟之義也。後官命毀之。慶安中。移岩原一刹其跡。即今春德寺是也。寺域內有井。甚深矣。當時蠻奴所鑿云。今茲丙申。一月。余承乏本校。三月十四日。與同僚登此。本校北去。左右皆麥苗菜花。如碧浪之漲。如黃金之播。甚爲美觀。且矚且登。路愈狹愈曲。鼓勇達巔。巔廣數百畝。古松疎植。巨石點點。有立者。有橫者。似虬龍之低首。似虎豹之瞋目。馬牛之臥。熊羆之起。人斯企。狗斯踞。奇態百出。西臨長崎港。千檣萬戶。聚一矚內。南對宕嶽。東則武功山。北則八氣烽火諸嶺。而麓則

夫婦川鄉。農舍鱗次。中有巨刹屹立。所謂春德寺是也。可謂眺望絕佳矣。於是乎。神氣浩然。有羽駕陵雲之想。並懷古之情起。因賦懷古詩一首而去。過夫婦川鄉。弔君墓。墓土封四尺。墳而不樹。又追想不已。日已晡。東控本校而歸。同遊者。荒井甲子三郎。梅野兵太郎。

#### 過靈丘公園記

靈丘公園者。絕勝之地也。在舊島原城下。紫海之濱。崇祀東照宮焉。號曰靈丘神社。規模雄大。構築堅緻。洵壯觀。大正八年八月十日。余與親族二人。冒殘暑。發長崎。東歸家園。省先人之墓。翌十一日。俱移步舊城下。過公園。甚富於眺矚。廣數千畝。遍地松樹繁植。蔚然翠欲滴。風謖謖。奏簫鼓。而有割烹店。稱南風樓。有啜茶店。有賣冰店。而忠魂碑屹立。高一丈餘。此德川霸府末路。我藩四士。盡瘁王事。而殞身焉。因以表之也。公園東北控紫

海延袤千里。巨舶小船。往來出沒於煙波蒼茫之間。又望肥筑之山岳於雲煙杳渺之中。西南對溫嶺與眉山。突兀萬仞。潛巔雲中。而近傍曰城跡。曰街衢。曰圃田。曰柳灣。柳灣則潮水浮藍。買船漁鱖。比此繫焉。粉壁朱欄。接簷枕灣。圃田則秋稻漲碧浪。未著花。桑葉壓畝。蒼翠欲流。而城跡則人家不多。然有可觀者。小學校。中學校。東西相對。規模不小。結構輪奐。法衙之與郡衙。嚴嚴翼翼。工場臨舊塹。舊塹全面。蓮花豔麗。而街衢則瓦屋櫛比。畫樓鱗次。就中。屹立衝空者。梵刹及神社也。內外之景。直連城不啻也。可謂富於眺矚矣。時遊覽人士。擾擾齎集。有張宴於南風樓者。有停杖於啜茶店者。讀忠魂碑文者。謁神社者。箕坐松陰者。倚賣冰店者。眺眉山者。望紫海者。徘徊者。踞石者。種種異態。而我三人。亦憩于啜茶店。啜茶啖果。以賞翫衆勝。足以慰心目。促詩情。並可以消暑氣矣。此亦輓近一清遊也。

予有所感焉。昔藩政之時。予寓藩巖。春秋與師生數百人。移步于此。以強形軀。養精神焉。其去今四十餘年矣。而其狀猶歷歷存于眼底。今復來遊焉。洵不勝今昔之感也。歸後書以爲記念。是期。時金鳥將入虞淵。乃告別公園而去。

針尾峽觀潮記

針尾峽者。在大村灣北偏。而天下之絕觀也。與阿波鳴門並稱于世。而境極窮陬。然北距佐世保軍港。三里而近矣。往年。故楠本碩水先生在時。余與友人山本明。伺候先生於針尾島。時先生使令嗣正修君。與令甥正翼君。導我二人。觀針尾峽矣。而當時。則不過概觀焉耳。余欲諦觀而載諸文章也。今茲四月三日。又誘山本氏。再遊針尾峽。先是。告諸楠本二家矣。其抵針尾島也。先訪問正翼君。君懽迎曰。吾引領而待二君矣。而吾有憾焉。

近頃有采薪之憂。不能同行。故使長子正純從焉。時將午牌。侑午餐。餐畢而與正純君俱出訪正修君。君亦懼亡幾。四人相伴。抵針尾峽。峽東北爲東彼杵郡。針尾島也。西南則西彼杵郡。伊之浦也。伊之浦與針尾島之間。稱針尾峽。乃大村灣。潮水所吞吐之咽喉也。南北一里餘。狹者不過二百步。有小島屹立中流。崇祀辨天祠焉。及未牌。潮流急促。就中。小島四邊。最迅激。積浪蹴天。盤渦爲窟。忽而疾走。忽而飛躍。忽而舞。忽而轟。雄威如三軍之健鬪。猛勢如虎豹之叫吼。而皚皚銀山聳。殷殷萬雷怒。而碧鏡而雪陣。奇變萬狀。使人驚目破膽。連呼奇不絕聲。可謂天下之絕觀矣。若夫鳴門。吾未觀。故不得評也。正修君曰。聞之。區域之雄大。本峽不及鳴門。而潮水之奇變。則鳴門不及焉。此本峽所以與鳴門見並稱耶。時來集者。曰軍港武官。曰學校教員。曰學生。曰梵僧。曰文雅士。曰俗流客。自餘不遑記。有

占地而張宴者。有團欒而喫飯者。坐而拈韻者。臥而讀新誌者。吸煙者。啜茶者。笑者。歌者。千狀萬態。而我黨席松樹下。有六尺許木建焉。木有記曰。大正七年四月四日。東伏見宮依仁親王殿下。來觀潮。余謂君曰。殿下觀本峽。以爲何如乎。曰。吾雖非與殿下相語。亦無乃以爲絕觀乎。頃焉。美酒嘉肴。自二家齋至。主客團欒。且酌且喫。以對本峽。自覺添一段奇趣。君曰。本峽大可觀者。以舊曆三月朔望爲最焉。本日。乃舊曆三月三日也。去朔甚近。故本日潮勢如此奇變。非復平日。吾唯子記諸文詞是望。余曰。諾。彼耶馬溪之勝槩。藉賴山陽健筆。以爲天下無比之勝矣。而余之拙文。不足狀本峽之髣髴。洵爲遺憾。然余此行也。所爲主者。在記之矣。則不顧文之拙。不可不記也。記其成乎。供諸貴覽。君曰。幸甚。時杯行未已。耳熱顏赤。胸襟爽快。興致淋漓。實不可名狀焉。於是看時規。將申牌。武官文雅之徒。有

龍江文集 卷二  
去者而我二人亦感謝於二君，醉脚蹣跚而去。數十步回顧本峽，依依如相送者。

溫泉山觀楓記

溫泉山天下之名山也。麓北距一里半，有溫泉出焉。善治病，故自東西自遠近來浴者，春秋不絕。而其紅楓，又天下之絕觀。非嵐山紅楓所得而比也。大正八年十一月初八日，余爲溫山觀楓行。同伴者曰山本明、曰吉田福次郎也。是日天氣稍晴。午前九時，自長崎驛乘汽車東馳，十有七里，抵愛野驛。下車南行二里餘，入千千石村。右控橘灣，渺渺百里。漁艘買船，東往西來。左望丘陵，重疊連亘。呈貔虎屈伸之姿。東去三里餘，抵溫泉出處。殆午後六時，暮色蒼然。南阡北陌，電燈高揭，煌煌如晝。溫泉附近，高館夏屋，比比接簷，皆逆旅也。我三人投宿逆旅萬屋，鼎坐圍爐，頃焉紅裙來供。

酒魚與飯俱酌俱喫，足以醫形神疲勞。時細雨廉纖，濕雲鎖四面。余謂二人曰：明日天氣不可測也。然天使三人觀楓乎？明日必晴矣。二人曰：大然。酌更僕而罷，往浴溫泉。形神清快，益醫疲勞。稍久之而反，對話百出，興味津津。不覺時刻移，已十一時，乃就寢。翌九日早起，啓戶，雨歇雲斂。天門開晴，皆欣欣然喜曰：天實使三人觀楓也。天祐亦多矣。乃急遽喫飯，治山行裝。穿青鞋，紆行膝。山本氏提酒壘，吉田氏携炙魚。余則手藜杖。時謂主人曰：歸路復來喫午飯，既而出。適午前八時也。南上十町，爲原野，蒼茫不啻數里。西北遠則紫海千里，煙波杳渺。近則岡陵連綿，亦獻龍蛇蜿蜒之狀。東南則衆山羅列，似紙屏並立。就中溫山疑立雲際，蟻垤視衆山，衆山之於溫山，有子男爵待公侯爵之態。且南上，且東行，路甚險，一陟一降，皆作氣勢而進。抵溫山附近，有坦夷處焉，廣半畝，宜于望溫山。因駐杖焉，騁目

溫山。山面上下皆紅楓也。甚豔麗。似展錦繡而蔽山。似張紅帷而榮樹。如曝朱衣。如鋪彤氈。而赤霞連亘。而彩雲鑿鑿。又喻諸褒姒擅寵幽王。衣裳極妍豔。及楊貴妃紆蜀錦侍明皇。豔妝奪人目焉。實天下之絕觀也。若夫嵐山。余嘗霜葉之節往觀焉。嵐山臨大堰川。漁船商舶。日夕上下。而紅楓甚鮮麗。決非尋常風景也。觀嵐山紅楓。而不觀溫山紅楓者。以嵐山爲天下無雙美觀矣。然嵐山區域狹小。楓樹寡少。較諸溫山。疆域廣大。紅楓夥多。彼此懸絕。天淵不啻。故曰非嵐山所得而比也。於是乎傾壘啖魚。須臾而醉至面赤。如紅楓。塵情消散。心胸爽快。有身生翼登仙之想。與山本氏拈韻。咄嗟詩成。俱朗吟。又吟杜樊川山行傑作。亦天下之清遊也。山本氏曰。此絕觀。非詩賦所能寫也。唯文章能狀之。請先生記諸文章。以傳江湖。此吾所望也。余曰。洵然。歸後必記之矣。時自鳴鐘報午十二時。乃罷勉割

愛。告別溫山。就歸路。午後一時半。復抵萬屋。喫午飯。既而去。三時抵千千石。自此或徐步。或疾行。八時抵愛野驛。乘汽車西去。十時達長崎驛。三人相別而歸。

九十九島紀行

吾長崎縣下有三景。曰溫山紅楓。曰針尾峽。曰九十九島。九十九島。在平門海。世人比諸宮城縣下松島。松島。天下之絕景。而居日東三景之一焉。余未之觀也。而溫山紅楓。與針尾峽者。既觀矣。大正九年五月一日。與同好士山本明。吉田福次郎。爲九十九島行。是日。午前九時。發長崎市西去。抵長崎驛。乘汽車東行。經十餘驛。抵佐世保市。亭午十二時。因喫午餐。既而西過。地勢漸高。而路不險。去一里餘。抵鷓戶嶺。高數百丈。眺望開豁。東臨佐世保軍港。北控國見嶽。突兀拂天。西南則九十九島。點點見於積水。

龍江文集 卷二  
蒼茫之間。洵佳矚也。嶺西去。路崎嶇。且陟且降。二里餘抵相浦港。船舶輻湊焉。港近旁。人家櫛比。中有華屋屹立者。二三四焉。皆逆旅也。時金烏迫虞淵。因宿逆旅。翌日。午前八時。治觀島裝。僦舟出港。港外則平門海。千里一碧。細大島嶼。遠近碁布。有成老牛橫臥之態者。曰黑島。呈獅子蹲踞之狀者。曰高島。奇巖類虎豹張口睨人者。島頂無一樹。似老人頭禿無毛髮者。赭巖高低。如龍蛇起伏者。如水鳥曲頸者。如人著帽者。千狀萬態。其相距遠者二里。若一里。若三十町。近者二十町。而十町。而五町。其形狀之奇。與布置之妙。有文士畫人。如韓柳荆關之流者。記之描之乎。庶幾其不負此勝矣。若夫松島能出此右乎。余聞遊松島者之談。曰。松島絕景則絕景矣。然海潮不清。不副絕景云。而本島則潮水清澄。如水晶。與勝狀相副。然則以本島爲天下之絕觀。豈不可乎哉。且夫風浪險惡時。舟船可避傾危焉。

又一朝有邊防事乎。可藏戈船焉。以窺敵之動靜。其功用亦大矣。余謂二人曰。全觀本島。非費三日。則不可得。故此行也。半觀而全觀。期他日矣。二人曰。大然。余又曰。溫楓針峽。則已記之矣。本島亦欲以庸陋之筆記之。山本氏曰。請記之。欲與二記併上梓。居久之而割愛。與本島相別而登陸。時午前十一時。蹋來路東去。一步一談。遂復躋鶉戶嶺。西顧。則曩所接近而觀諸島。歷歷可數。既而東過。午後二時。抵佐世保市。乘汽車西去。六時。達長崎。

夏日樹陰讀書記

艸廬北去十餘町。地勢漸隆。有虬松駢植焉。幹圍連抱。枝橫斜。蔚然繁茂。綠陰數畝。清風常生。自成琴音。且眺矚絕佳。西臨曲灣。船舶日夕出入焉。此最宜于銷夏焉。龍江居士。當炎暑之候。繙論語艸廬。艸廬不富於風。故

暑氣如炙。形軀汗出。滴瀝沾衣。胸襟不快。精神不爽。於是乎。厭倦懶惰。以至做宰予而晝寢矣。若使仲尼再生。見居士此時之狀乎。蓋曰。此吾門人宰予之徒邪。是以移講榻與毛褥於松陰。悠然讀書。松籟謾謾。涼味萬斛。又曲灣之風景。歷歷映眼。足以銷夏。慰目。快胸襟。爽精神矣。以故讀書大生興味。無復厭倦懶惰之態。虬松之德于居士。可謂多且大也。庚申季夏。居士記。

愛梅說

均是樹也。有稍可愛者。桃李是也。有大可愛者。梅是也。桃李待春風而開花。嬾娜映麗。蒸紅霞。剪錦繡。以擅春光。此皮襲美。所以置諸群芳第一歟。然桃李無香氣。無雅致。不潔白。不幽豔。其實又非佳味。經數日。則色變肉腐。不可復啖。其於世。可謂少利矣。豈非稍可愛者耶。至於梅。則不然。破蕾

嚴冬。凜然陵雪。毅然耐寒。甚潔白。甚冷艷。甚高雅。呈冰姿。表玉骨。絕無塵氣。且香氣馥郁。足以返魂。此古人所以喚花魁也。非止花然也。其實又有利于世。其味酸而旨。漬之白鹽。染之紫蘇。曝之秋陽。則其肉可以柔。經年久。則肉益柔。味益旨。可以養病夫。可以充兵糧。其於世。可謂多利矣。豈非大可愛者耶。龍江居士曰。桃李譬小人也。嬾娜映麗者。聲音笑貌。以媚人也。無香氣。無雅致。不潔白。不幽豔者。無風韻。文章脫洒。節操也。而梅譬君子也。凜然陵雪。毅然耐寒。即節操也。潔白。即脫洒而無私也。冷艷。即文章也。高雅。即風韻也。養病夫。充兵糧。即興事業。以利於世也。彼此優劣。不亦遠乎。林和靖賦梅曰。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此寫梅之風韻也。高青邱詩曰。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此狀梅之精神也。楊廉夫曰。萬花敢向雪中出。一樹獨先天下春。此言梅之氣節也。其他咏梅

之作。筆不遑記。而三子之品評最當矣。莫以加焉。居士大有感于此。凡爲人者。宜學梅之標格。而不宜學桃李之媚態。就中從事于育英者。最爲然矣。此爲愛梅說。

原田君別號南風說

屬者僚友原田君來謂余曰。吾別號爲南風。請吾子作之說。余辭曰。吾不能文章。宜託能文之士。不可遂諾。善哉君之取別號於虞舜南風之詩也。虞舜得天下以揖遜。而不以放伐。其治天下以德。而不以力。譬諸南風之和暢。以長養萬物。故至天下大治。無復一凶人矣。於是乎。虞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虞舜之德。天下何加焉。南風之政。措之於天下。則天下平。施之於一國。則一國治。行之於縣於郡村。則縣郡村之事舉。又以事君。則

獲乎君。以事父。則獲乎父。以事兄。則獲乎兄。以接衆。則獲乎衆。無所用而  
不宜。南風之政之用。豈不大哉。夫教育人才。亦猶南風之於萬物也。何則  
教育人材之道。以從容。而不以卒迫。以溫藉。而不以嚴厲。故懶惰者。爲勤  
勉者。柔弱者。爲剛毅者。暴者。怯者。爲恭。爲勇。無一不歸于善。如是。則教育  
之用。與虞舜之德同流。亦可謂大矣。君奉職我縣立師範校。有年于茲矣。  
爲人敦厚。通漢籍。善文詩。其於職。俛焉不懈。教訓懇到。有南風吹萬物之  
狀。善哉君之取別號於南風之詩也。

荒井君號刀南說

撰別號有據於經傳者。有取於地名者。徵諸古人。莫不然也。荒井君武藏  
人。家刀根川南數里。明治二十五年十月。來奉職我縣師範校。於今七葛  
裘。其爲人胸襟脫洒。不設城府。而毅然有不可犯之氣概。善讀英書。又通



和漢籍而無矜誇之色。其待生徒寬嚴得宜。故生徒敬而不侮。親而不狎。君因博良師之名矣。本黌教員二十餘人。而余亦與焉。最與君相善。論前古興亡之跡。談方今列國之勢。品文詩。評書畫。喚杯煎茗。勝遊萬態。樂何加焉。君一日過廬。謂余曰。吾無別號。請子撰之。余曰。諾。子欲撰於經傳乎。取於地名乎。曰。唯命。余又曰。撰於經傳固可。然聞武藏之地。富於佳山水。就中以秩父山。刀根川爲最。秩父山亦高矣。而刀根川我國三大川之一。源委七十有餘里。有蒼茫無際涯者。有迅激成雷轟者。盤旋洄洑者。澎湃洶涌者。挽綠藍者。掛素絹者。曲折者。奔注者。殊狀異態。引而溉諸田園。導而蓄諸池塘。何翅河之潤九里。又足以壯氣概。豁胸襟。刀水之利。不亦大哉。君曰。吾幼時常垂釣刀水。後就師輦下。十餘年矣。既而西遊以至今。故不復得寓目刀水。唯見諸夢寐耳。及晚節。則歸臥刀南以終焉。余曰。君之

脫洒與氣慨者。固雖根于賦性。然亦有資於刀水之遊焉。況又他日與刀水相鄰。則其樂又多矣。不獨有補於氣慨也。如是。則不如號刀南之爲愈也。古人取於地名。亦豈無由哉。君曰。善。乃書以贈。

別號復軒說

予一日隱几讀易經。時僚友美島君來。謂曰。吾別號爲美狂。而少壯時所用也。吾齡已躋四十。請先生更爲撰別號。予曰。諾。四十。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禮曰。四十曰強。而仕。由此觀之。君展騏足以成事業。其在四十以後乎。謂君別號取於易復卦。以號復軒。則可矣。夫復之爲卦。震下坤上。一陽生于五陰之下。陰極而陽復也。歲十月。陰盛既極。冬至。則一陽復生于地中。故爲復也。以人事言之。出阨窮而入榮達。脫幽隱而就高明也。如韓信屈於淮陰。而酬志於高祖。諸葛耕于南

陽而展騏足于昭烈是也。君賦性明敏而忠實沈靜而開濶通法制經濟學常自言後雖及老年而志氣則猶少壯終生用力公事矣。此蓋其本領也。今與予奉職我縣男子師範黌而君在奏任待遇之地其授生徒也周到而不苟且快活而不因循足以使奮發而講習矣。其論事也言明晰痛切鑿鑿中肯綮又善講談使聽者不厭夫然故往講談于遠近者無月而不然也。其他用力於人而施德焉亦多矣。可謂不負本領矣。君之在本校者稍居榮達高明也。非居阨窮幽隱也。然本校不足以展騏足焉。不足以展騏足則不可謂居榮達高明也。君安于斯乎。其所成可知也。然則宜移身於何地。曰政事海大可也。政事海則廣矣。足以展騏足焉。君爲人甚宜於政事海。又法制經濟學最可用焉。果移于政事海乎。騏足展而事業大可觀矣。此韓信諸葛出淮陰南陽而奏丕功於高祖昭烈之類也。然則予

之撰於復卦可謂有以矣。若夫美狂亦非不可用於四十以後。然不如復軒副于君前途之爲愈也。君曰復軒實獲我心。乃書以與焉。

別號景寅說

余一夕宿直櫻黌時學徒某携書史來質其所疑焉。旣而談入本邦偉人某曰吾景慕松陰吉田寅次郎先生。余曰大可也。昔德川幕府末路國步艱難皇室式微時偉人輩出而松陰其人拔乎其萃。日夕奔走國事。旁長養天下英才以供國家是務。洵偉矣。當明治中興之日。挖紫紆青。參萬機者多出於松陰其人之門矣。其尤者曰木戶曰山田曰伊藤曰品川及山縣也。宜哉生之景慕松陰其人也。如是則景寅二字。生用諸別號可也。曰請從命。余曰果用諸別號則余有所望焉。何也。生所爲不可不副於景寅之號也。當將來執教鞭也。宜忠實剛毅以長養學童也。能長養學童然

後可以副於景寅之號矣。生曰：吾敢不夙夜努力，以踐貴諭也哉！既而生去，此爲景寅說。

愛菊說

百卉中，大博人之愛翫者，曰牡丹，曰蓮，曰菊，是也。牡丹美肌膩體，甚豔麗，甚豐富，清香欺蘭。唐明皇植之沈香亭前，及其開花也，引太真賞翫之。宋周茂叔目之以花之富貴矣。蓮亦仙葩也，亭亭淨立於水中，不染淤泥，粧濃豔，而風味瀟灑，洵絕觀。明皇觀之，謂左右曰：此何似我解語花也。周茂叔以爲花之君子，因有愛蓮說。菊也者，開花於秋季，幽豔也，清潔也，高雅也，富於節概也。時金風吹冷，霜露已降，而花毅然不屈，葉蔚然不凋，香氣清馥，以至使人慰眉目，快胸懷，譬諸烈士仁人，不變節於國家危急存亡之際焉。晉高士陶淵明甚愛之，植諸東籬下，以爲知己矣。而至國朝，則皇

室用之徽章。南朝蓋臣梅氏，菊池氏，一則以爲旗章，一則以爲氏矣。而余亦鍾愛焉，以養精神，以供吟料。嗚呼！菊之光榮，不亦偉乎？若夫牡丹之與蓮，其美無以加焉，而無風韻，無節概，此烈士仁人所以愛菊而不愛牡丹蓮也。

橘灣說

橘灣舊稱千千石灣，幅隕四五十里，煙波渺茫，殆不可窮極。賈舶漁艘，往還如織，而東西之與北，控山嶽，南則大洋萬里，眺望絕佳也。官曩改千千石灣爲橘灣，此良有以也。抑千千石村者，陸軍步兵中佐橘周太君鄉貫，而君雄偉軍人也，其爲人忠誠，而富於武勇。明治三十七年二月，日露交戰之起也，君屬第二軍奧元帥麾下，爲陸軍經理部長，出征清國遼東野，於是轉步兵第三十四聯隊第一大隊長，其立陣頭也，威風凜凜，以強軍

隊意氣。後首山堡之烈戰。君將部下。勇戰健鬪。以陷堅壘矣。時砲彈中身。碧血淋漓。而毅然不撓。遂從容而歿矣。何其雄偉也。其武勇與丕績。俱煌煌照汗青。光榮莫以加焉。又灣有改稱者。蓋出於使天下後世。知君爲雄偉軍人。故曰良有以也。

愛櫻說

樹木花不啻百種也。就中梅花可愛。而櫻花尤可愛也。若夫海棠桃李之類。皆凡俗野鄙。不足愛也。夫梅花開於朔風劈虜。皓雪飄綿之隆冬。毅然不屈。凜然不凋。甚馥郁。甚瘦曠。甚雅致。甚高潔。絕無塵俗之態。豈非可愛耶。櫻之爲花也。濃豔而偉麗。而清潔而都雅。而豐腴而芳芬。而溫潤。及飛散迅疾。以擅三春。貽蕩好時節。洵絕觀。視諸海棠之類。彼此妍醜。天淵不啻也。喻諸人乎。濃豔之與偉麗。卽文辭豐富也。清潔。卽心神高潔也。都雅。

卽容止不陋俗也。豐腴。卽形軀不病臞也。芳芬。卽風韻也。溫潤。卽資質溫良也。飛散迅疾。卽富於節概。而勇於決斷也。可謂備衆德矣。豈非尤可愛耶。本居翁有國風。曰。敷島乃倭心乎。人間婆。朝日爾仁。勾布山櫻花。此借山櫻。以咏日東人資性也。若夫梅花美則美矣。然乏豔麗。不豐腴。不溫潤。飛散不迅疾也。以此觀之。櫻花宜位于梅花上者矣。而世人花王名號。與諸梅花。而不與諸櫻花也。此無他。唯觀櫻花姿色。而不察其備衆德故也。余於是有所感焉。人而無文辭者有之。心神不高潔者。容止陋俗者。資性不溫良者。無氣概者。乏決斷者。無風韻者。此種人士。不得不愧於櫻花也。宜鑒于櫻花。以修養德性。不宜做海棠之類。而爲凡俗也。此爲愛櫻說。

書豐島牙山戰捷圖後

文祿征韓之役。雖中道而廢。亦以寒韓虜之膽矣。今豐島牙山二役。實足

以挫清國之氣。宣揚國威於海外矣。且此二役。爲韓討清。所謂義戰也。初我與清有盟。曰韓一旦有緩急。日清相告而出兵焉。今年某月。韓匪徒蜂起。於是乎。日清宜俱踐盟而援之也。我乃踐盟。而彼渝盟。又屬國視韓。此輕韓也。此侮我也。不義亦甚矣。而我毅然執日韓之好。使韓爲獨立國。是務義亦高矣。彼我之所爲。冰炭不相容。此所以有二役也。豐島在韓海。我艦隊與清艦隊。戰于豐島側。以沈沒之。捕獲之。不翅摧枯振槁。蓋近代希臘之大捷也。牙山形勝之地也。清兵據之。以禦我兵。我兵奮戰以陷之。又制勝矣。何其彼之弱。而我之強也。嗚呼。吾知之矣。彼兵出於不義。而我兵出於義。彼兵么麼。而我兵精銳。彼人心相睽。而我人心相和。此所以彼之敗。而我之勝也。今也韓始得脫清之掣肘。以專制其國。又得差星使於列國。以參其會盟。韓之榮孰大焉。國朝之功業孰崇焉。於是清慄々焉。唯懼

不免。無復屬國視韓矣。無復輕侮我矣。不獨清爲然。泰西列國。亦知我國之富於義勇。長于戰鬪。以爲不可侮矣。故曰豐島牙山二役。足以挫清國之氣。宣揚國威於海外也。夫文祿之役。於史乘有光。然止於曜武而已。今此二役。在援弱討暴。然則二役天理所當爲。而列國所不得而容喙也。豈不偉哉。今觀此圖。有所感焉。因書一言於婪尾。

題帝國陸海軍十傑肖像

嗚呼。此我帝國陸海軍十傑肖像也。中央有美丈夫。骨法非常。鬢髮蒼髯。溫然可愛。巍然可畏者。曰參謀總長小松宮殿下。齡瀕耳順。顏容偉然。使人望而欽。近而畏者。爲陸軍大將山縣有朋君。顏色雄壯。霜髯蒙面。泰然如有所容者。爲海軍大將西鄉從道君。與山縣君並立。眼光炯々。毛髮雲擾。有能將三軍之色者。野津道貫君。陸軍大將。雙鬢戴霜。方面肥大。呈剛

龍江文集 卷二  
毅以挫勅敵之狀者。樺山資紀君海軍大將。齡未登知命。面目俊邁。能運  
韜略。決勝千里之風。概溢者。川上陸軍中將操六君。髭髻鬢鬢。眉宇偉大。  
氣吞五洲。一戰能鑿敵艦之氣象。露出者。伊東海軍中將祐亨君。廣穎短  
髻。眇一目。如以戰勝攻取自期者。山地元治君。佩陸軍中將印綬。世目之  
曰獨眼龍。面貌豪爽。美髯如雲。氣壓全軍。使人觀以爲英雄者。佐藤正君。  
纏陸軍大佐賞牌。立右隅者。坪井海軍少將航三君。眸子爛爛。短髯數莖。  
勇氣溢于眉宇。在伊東君左側者。鮫嶋海軍少將員規君。齡最少。眉目俊  
異。可畏而愛也。嗚呼。此十人。於征清役。輔翼 大元帥陛下。或運籌帷幄。  
或將兵海陸。拔要塞。捕巨艦。終至使清虜割地納金。以乞和。可謂曠代盛  
事矣。其偉勳煌煌。與國家俱存於不朽。光榮孰大焉。昔文祿之外征。不乏  
雄偉非常之士。然孰若 聖代此種人傑。且遠求之漢土。亦無足比者。嗚

呼。又盛矣。野人幸得觀此十傑肖像。不能不感嘆而奮起。而況前途有爲  
之少壯者乎。謹錄十傑氏名。及官職於肖像後。使觀者思焉。

山田天籟評曰。叙十傑處。如讀昌黎畫記。末段引文祿外征事。借客形  
主。歸重於十傑。忽說入自己感歎。以收束全編。可謂得布局之妙者矣。

#### 書威海衛戰捷圖後

嗚呼。盛哉。征清王師。王師所向。孰能禦焉。夫韓國之爲獨立國。固歐米列  
國之所公認。而清國以爲其屬邦。國家乃守隣邦之好。征清國。以扶韓國  
之獨立。豈不高義哉。牙豐之捷。以來。不下數十戰。無一不勝也。就中。至於  
陷旅順口。拔威海衛。則最爲偉觀。夫旅威二地。清國第一要鎮。而其所恃  
以禦寇敵也。以良將據之乎。雖攻以巨艦。而應不拔矣。以精兵守之乎。雖  
圍以重兵。而應不陷矣。或曰。旅威。東亞無雙天險也。而王師一戰。以舉之

矣。威海衛之役，砲沈數艦，捕獲十餘艦，不獨陷城壁，終使彼北洋艦隊歸殄滅矣。何其清虜之弱，而王師之強也。若夫南洋艦隊者，甚孱弱，不足卹。故清國之失旅威與北洋艦隊也，譬如人之折兩臂，鳥之絕雙翼，雖欲復戰，不可得。然則制清虜之命，唯我所用，而韓國得以兩全獨立之名實矣。豈不曠世盛事哉。此役也，我得而免外侮之榮，亦繫焉。先是列國以我爲野蠻矣，以我爲弱小矣，以我爲不善戰矣，以我爲不足締匹敵之盟約矣。而今也，彼以爲文明也，以爲強大也，以爲善戰也，以爲足締匹敵之盟約也。由是觀之，此役足以雪國辱，並宣揚皇威於八紘矣。故曰：此役也得而免外侮之榮，亦繫矣。抑國家之所以至此者，豈偶然哉。吾知之矣。曰：在征清之出於義也，在聖明之大盡心國事也，在將卒之忠勇以奉公，與國民之深愛國家也。嗚呼！又偉矣。雖然，我不可以大捷侮彼，彼不以大敗絕復焉。

讎之念矣，則烏得不益養全鋒，以待彼哉。今覽威海衛戰捷圖，因錄一言焉。

山田天籟曰：滔滔汨汨，一瀉千里，有波瀾，有頓挫，未段轉折，筆力識力並高，是善學小題大做之法者。

又曰：疊用無數，以爲取姿生瀾。

田中萬谷曰：以大品之筆力，作小品之文，故有恢恢乎遊刀之餘地，真個庖丁技倆。

謹書先師橫山先生遺稿後

往時吾島原藩，不乏名儒，舉其尤者，曰川北溫山翁。曰先師橫山德溪先生。翁少時遊昌平巒，才學並秀，卓然成家，乃擢藩主侍講，其文集數卷，今尙傳于世。而先師卬角，亦有俊才之稱，弱冠，貢笈如江門，受業藤森弘庵。

時弘庵門下。多才俊之士。而其尤者。爲先師及川田。翁江。先師與翁江。交甚善。俱浸淫于經史。俱研鑽於文詩。蓋十年矣。是時江門鴻儒碩學。林林總總。而如弘庵及壩谷宏陰。安井息軒。爲翹翹。先師又從壩安二氏遊。故經術文詞。斐然成章。以至得能文之名於諸大家之間。豈不盛哉。及其歸也。拜教官。誘掖一藩子弟。時藩儒頗多。而先師嶄然露頭角。闔藩以爲文壇泰斗。於是先師本務傍。又授徒于其家。余亦因執贄焉。研鑽數年矣。時余謄寫先師文數十篇。日夕讀之。大有所得矣。夫先師之授徒也。懇到周悉。無以加焉。故以余之不才。而得通經史。作文詩。先師之恩亦大矣。旣而世局一變。王室中興。廢藩置縣。於是先師任某官。官務鞅掌。不得授業。余乃辭塾而歸。無幾。西遊崎陽。下帷授徒。不得復躋先師之堂。常以爲憾。後數年。先師溘焉辭世。識與不識。皆悼惜。況如余親炙之久者乎。余屬者。

抱微恙。晨夕無聊。因閱筐中諸書。有先師文一卷焉。披之。勁拔豔麗。紆餘豐腴。如深厚。如蒼古。種種變化。不可得而測。有韓柳之奇骨。有歐蘇之風調。足以見其學殖之富。與其文才之高矣。豈非名儒哉。余有所感矣。方今博學名儒。駢首于朝于野。就中川田翁江。蓋其選也。先師而在乎。先師之才。不必下翁江。先師之文。不必讓翁江。夫如是。則翁江不能專能文之名矣。而天不假之年。遂不及此。嗚呼。何其翁江之幸。而先師之不幸也。此識與不識。所以悼惜者非耶。余曩繙溫山文集。才氣溢于楮表。今讀此鉅作。不勝懷舊之情。因不自量。贅一言於卷末云。

山田天籟曰。文有氣魄。有光焰。如讀寬政諸家之文。

岡田篁所曰。筆之與意並到。無隔靴搔痒之感。

書故參謀總長川上操六君肖像後



頭戴章帽肩紆金鵝齡五十左右面目俊異如指麾六師之氣象露此爲故參謀總長川上操六君肖像君以陸軍大將爲參謀總長智慧卓絕通曉兵法功業蓋一世往年征清之役輔佐大元帥陛下運籌帷幄時我六師勁銳連戰連勝以至使清國割地納金以乞和此雖在驍將殊死奮前善用兵所致然非有神出鬼沒不可端倪之帷籌則不至此矣昔漢高祖能滅項籍以掌握天下者不可謂不在韓信戰勝攻取然非子房運籌則韓信豈能奏功哉然則征清之捷亦在君運籌矣戰後國家大張兵備兵備已張以驍將率之以君之智慧運籌則何勅敵不敗何巨寇不懼方今列國皆張兵備以侵略異域是務所謂弱之肉強之食則烏能知他日砲煙彈雨不蔽且注於我東亞天地也哉宜矣國家之張兵備也由是觀之將來國家所望於君益大矣君所宜荅於國家亦益大矣如是則君宜

益養智慧以備緩急也而一旦殞身二豎矣國家不幸何加焉嗚呼天何不延君齡而復使運籌也雖然君帷籌功業長與國家俱存偉哉

篁所先生評曰凜乎其形嚴乎其精神恍如面其人句法超越大似王半山真個可傳之作

題法國第一世帝那翁照相

齡可四十前後容貌魁偉眼光炯炯有睥睨一世之氣象是爲法國一世帝那翁照相帝智勇絕世學通文武固歆然於法帝有樹霸幟歐土之志是以南征北伐于茲數年遂至使歐土群辟皆奉其願指矣非曠世英雄烏能至此雖然帝之行其志也唯以兵而不以德唯以智勇而不以忠實故人避其兵而不服焉人畏其智勇而不從焉帝所以終於流謫也然成敗命也不可以成敗論人也帝之流謫蓋亦命也豈可以其流謫損其爲

曠世英雄也哉。後世讀帝傳者，誰不驚嘆悲惜，視此照相者，誰不追慕感起。余觀感之餘，題一言。

題海軍大尉白石君葭江先登圖

此爲太沽役海軍大尉白石君葭江先登圖。聞清國有匪徒曰義和團，執鎖港排外說，悍然起兵，以加於列國人在清國者，而清廷不制之，其勢猖獗，以極殘暴，故列國遣兵，以防護焉。我明治三十三年六月十七日，列國同盟軍克清兵與匪徒於太沽。太沽亦清要地，敵兵據之，同盟軍據艦接戰，移時，砲聲震天地，既而上陸，寸進尺退，而我海軍大尉白石君挺身鼓兵，突進彈丸雨注之間，奪要地，揭旭旗焉，以至使列國兵，瞠目寒膽，以爲驍勇無雙矣。嗚呼，偉哉。

書村山君照相後

讀友人書，誰不起懷友之情。予今竝觀舊同僚村山君手書，與其照相，則懷舊之情，與如接聲容之感，竝生焉。君北越人，通英書，奉職我櫻校，將四葛裘矣。余稍通漢籍，二人學問不相同，而心不相背馳，故交不甚薄也。今茲十月，上浣，君移任廣島，臨別之日，謂予曰：子幸贈別離詩，吾長存之，以供去後之思。予曰：諾。居數日，郵寄拙吟一首，未幾，君亦兼寄手書與照相，以酬焉。竝陳將來使舊盟不寒之意，此情與感，所以竝生也。友人龍江居士書一言影背，以備他日追懷云。

書四學年級十人照相背

紙面十人，我櫻黌四學年級，而所得優勝旗者也。本黌舉大運動會，以養學徒健康者，爲春秋二季。去年之秋，荒川知事見寄優勝旗一旒焉，以表彰技能出衆者，故能制勝之學級，建之以雄視運動場。四學年級，去秋今

春連制勝矣。豈不榮乎。諸子宜益養此氣。以就育英任於將來也。來求言於余。因題一言。

校友會雜誌引

我師範黌友會者。何爲而設也。曰。在修養心體。振起黌風。併使師生親睦也。行之之道。宜如何。曰。取諸各種運動。曰文藝會。曰懇話會。曰雜誌。曰庭球。曰野球。曰刀法。曰柔道。曰角力及遠足。正課之餘行之。行之不息乎。足以奏効矣。此所以有本會之設也。會員胥謀編次之。以存于將來。余亦列會員。因錄一言。

書古賀侗庵翁手跡背面

此幅古賀侗庵翁之手跡也。翁精里博士之子。學博識高。亦曠世碩儒也。余往年始讀翁所著左傳探索。多先儒未發之見。足以徵其爲大家矣。而

此手跡雄健典雅。亦大家之氣象露。可謂博士之子矣。今以余之不文題此。何異於糞佛頭哉。

丹青帖引

文尙有神韻。而畫最爲然矣。佐藤幸信君。福島縣人。去年仲冬。來爲我櫻黌手工教師。而又善畫。時余授漢文焉。因得竝觀君授手工。與其作畫。不唯聞其談也。君一日來。示丹青帖。屬題言。余披之。人獸艸木萬種圖畫集焉。自占神韻。洵妙手也。今以余之文。乏神韻題之。何異於糞佛頭。然同僚之屬。亦不可辭。乃贅一言。明治四十一年。首春下澣。龍江居士識。

書東鄉大將肖像後

壬子元旦。一家團欒酌屠蘇。時有賀正箋。自友人來。箋面摸寫海軍大將東鄉公肖像。齡六十餘。面目非凡。呈壓服勅敵之氣象。公絕世英雄也。往

龍江文集 卷二  
年國朝與俄國交砲火一年強。而日本海之戰。最壯觀。公統督聯合艦隊。一戰殲敵艦數十隻。以至使敵國乞和矣。何其雄偉也。此雖在忠勇將卒。戮力奮戰。然自非公韜略神出鬼沒。使敵國不能測。烏能如此。自此我威武雷轟于列國。不獨敵國寒心也。公功烈與國朝俱萬古不朽矣。豈不偉歟。余微醉陶然。與妻孥談公當時。以添元旦風味焉。

題太公渭濱垂釣圖

此爲太公渭濱垂釣圖。蓬髮荷衣。而面目自有君子之氣象。露使人觀感愛慕不能已。當公之時。商紂在九五位。以凶暴殘虐待天下之人。志士仁人。而斬于刀鋸。烹于鼎鑊者。不可勝數。公乃退而垂釣於渭濱。以免禍於當世。不亦智乎。周文聖人也。服事商。而隱然有龍興之德。公一旦爲其所知。而毗周家之王業。以救蒼生于塗炭。不亦仁乎。退於可退。進於可進。君子也。商紂之暴可退。故公退矣。周文之聖可進。故公進矣。可謂君子矣。宜哉。此圖之使人觀感不能已也。

題前田犬千代繫首級鐵槍圖

余曩讀國史。至桶峽之役。愛前田犬千代之勇。今又觀此圖。益慕焉。夫桶峽之役。織田右府所以勝今川氏。而宣武於天下也。是時。右府麾下。不乏驍勇之士。而犬千代爲翹楚。斫陣殺敵。甲首累累。繫諸鐵槍。以徇餘勇於三軍。時年十八。先是。犬千代以事獲罪於右府。於是。依戰功。以贖罪矣。且其得大封於異日。亦烏知不本于此哉。此圖。友人佐藤氏所藏。携來求予題言。乃贅一言。以寓愛慕之意焉。

四君子圖

某寄圖畫一幅。徵題言。余展而見之。淇園東籬。九畹孤山。四君子集焉。于

龍溪文集  
隆暑于祁寒。蔚然凝綠。以呈碧琅汗者。爲淇園也。破蕾於卉木凋落之日。清潔芬芳。毅然能耐歲寒者。孤山也。九畹常隱於幽間。無人之鄉。不求聞於人。而吐國香。東籬占幽艷。放清香。以傲秋霜。無復屈撓之態。各呈天真。以博偉人清士之愛翫。宜矣。其有四君子之稱也。某今投身育英海。最不可不養此種之德也。觀感漫贅一言。以還之。

篁所先生曰。拜讀之下。如讀蘇黃題跋。四君子之贊。蓋夫子自道也。

題瓶梅

客臘下浣。余挿寒梅數枝於瓶中。置諸壁間。時早蕾比比綴寒玉。荏苒及癸卯元旦。蕾綻裂。花皜潔。清香滿室。於是余與家累。團欒於梅花之側。酌屠蘇。仰恭祝。聖上萬壽。以統御國家。俯賀一家無故。以加馬齡。居旬餘。入祁寒候。雲凍雪降。寒威勞肌。是時衆木凋傷。百卉摧殘。無一可觀。而梅

花毅然耐寒。薰然放香。毫無屈撓之態。譬諸君子遭大難。而不變節。有雅致。而不野鄙焉。見之讀書史時。則書史加趣味。對之於接客之際。則主客慰心目。梅花之益于人亦多矣。余有感焉。人而有寒梅之剛毅。則可以無恥矣。

東叡山觀南洲翁銅像書所感

辛丑八月。余往講業於東京。一日訪某焉。某示勝海舟手跡。勁拔雄偉之狀呈露。既而移杖上野公園。園舊稱東叡山。廣方里許。巨樹蔚蒼。有東照公廟焉。有博物館焉。有圖書館焉。有音樂學校焉。其他種種不遑記。故人無男女。無雅俗。日夕齎集焉。實爲繁華之境。即往年六師與幕府兵所相戰也。有銅人焉。長一丈餘。腰圍七尺許。眼光爛爛。如眇視一世者。身紆短衣。足穿青鞋。繫繩犬頸以牽之。問之。則西鄉南洲翁。田獵裝也。海舟幕府

功臣而聖朝英雄。與翁相善。翁聖朝功臣。而曠世人傑也。昔幕府之秉鈞也。皇室式微。徒擁虛器。此志士仁人所不忍坐視。時翁崛起於薩一隅。慨然以討幕尊王爲任。東驅西馳。致力王事。以陷於逆境者數次矣。及慶應之季。時局一變。皇室中興。先是幕府益失馭。人心益嚮。皇室勢遂至勤王諸侯。與佐幕之徒。交兵伏水。佐幕兵敗走。據江門城。於是東征大詔下。翁參籌帷幄。懸軍千里。不畋兵而入江門城。時幕主德川慶喜出城。而待大命矣。無幾。末減慶喜罪。又賜封土若干。蓋當時翁與海舟相見於干戈之間。而至此也。而佐幕殘徒。猶據上野。六師一戰以敗之。後雖數有交戰。然不及大亂。終至見中興之美矣。二英雄而如無相見乎。天下事未易知。余故曰。海舟幕府功臣。而聖朝英雄。翁聖朝功臣。而曠世人傑也。居數年。廟堂征韓論起。翁又爲之首唱。而廟論決非征。翁乃退隱於故山。教

育英才。旁樂田獵。於是翁動干戈。以失官爵。歿于賊名。然事出於憂國忠君之至情。故於翁無損焉。世人乃益稱翁不措。後官頒憲法之日。免賊名。復爵位。翁亦瞑目於九原矣。曩翁同僚舊友胥謀。建翁銅像於公園。以使天下後世。想其爲人。與其功業。此洵美矣。若夫海舟銅像。亦他日建於翁與公廟之間耶。旣而抵巨樹之下。倩筆以記所感焉。

題尺蠖圖

有尺蠖圖焉。呈屈而將信之狀。余謂人亦不可不屈而信也。自古有爲之士。必屈而信也。重耳嘗險阻艱難十九年。而爲晉君。句踐臣妾於吳三年。而雪會稽之耻。韓信張良出胯下把屨。而俱仕漢高。以拜闔外任。參籌帷幄。此豈非屈而信者耶。往年日清之役。我得遼東於清國。而俄法普三國。從親而沮之。時我力不能拒之。故強忍吞恨而從之。屈孰甚焉。爾來已九

年矣。今也我兵備大張。人心大奮。此我可信之時也。時哉弗可失也。若因循顧望乎。千載弗信矣。今觀此圖。因書一言焉。

記雨森芳洲室鳩巢二儒遺筆後

代作

國雅。雨森芳洲名儒所咏且書。而律詩。室鳩巢大家手筆也。余得諸雨森二橘君。君名儒七世孫。而世家對馬。今茲明治三十一年五月。余來奉職長崎縣師範校。八月對馬小學教員。開夏季講習會。求講師於本校。本校使余蒞焉。時訪二橘君。君惠此二書。余因十襲而藏之。山形縣後學本間則忠謹記。

書柳州送薛存義序後

漢土建國甚久矣。又有孔孟名教傳焉。然彼建國以來。人主擅治。奴僕視衆民。故不免有重斂峭刑。以失天下。於是乎。名教亦不能以救之。人主擅

治之害。豈不大歟。予讀柳子此篇。不能不感嘆焉。其言曰。凡吏於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什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此言實以義理勝。施諸歐美列國。而無不行矣。使孔孟復生。亦不能改之矣。予謂柳子知民權宜重者也。人主擅治之世。而獨唱此論。何其見之卓越於千古也。使唐室執此論。以治天下。則安知其不傳之千載之久哉。今又清朝若執此論。則不必招外侮也。而猶頑然守舊。惜夫。歐土所稱文明國者。皆立憲政治也。非人主擅治也。而我帝國。亦已改千古陋習。爲立憲政治。使衆民參國政。於是乎。民權伸。百業進。以致國家文明。無復重斂峭刑。立憲政治之利。豈不偉歟。若夫漢土如彼其野矣。然彼今方通列國。則異時一變。以至執此論。亦不可知也。

題寓居芭蕉

龍江文集 卷二  
余嚮寓酒屋街。庭有一株薔薇。春秋開花。以慰余心目矣。今茲七月。轉本古川街。廬卑陋。而艸木駢植。自有雅趣。而芭蕉最可愛。高三許丈。幹圍連抱。葉廣數尺。蔚然綠欲滴。蓋罕種也。有風觸焉。則作爽快之聲。有月照焉。則呈艷碧之色。雨灑焉。則淅瀝之響。如奏琴筑。可以拈韻喚杯。並忘在卑陋之廬。其有益於余。亦多矣。非夫舊寓薔薇之比也。

題薔薇花

梅蕊之高潔。櫻雲之清艷。海棠之淺紅。梨花之淡白。使人賞美愛翫之不已。然其美歲一次。而又瞬間凋落。豈不惜哉。夫薔薇荆棘之類。非能伍梅櫻棠梨者。然其花紅艷。開於春夏。又爛漫於秋冬。以慰人心目。豈不盛哉。寓居有薔薇一株。當其花時。或賞之於喚杯之間。或愛之於讀書之後。或以待客。或以慰憂。或以爲文詩材料。嗚呼。薔薇之功。亦大矣。因欲進之置

於梅櫻之次。不知其首肯乎否。

山田儀鄉曰。淡淡著筆。楚楚有韻致。文情頗似薔薇花矣。

題荒井兄所惠唐硯

此唐硯。友人荒井兄所惠也。形方質堅。色淡黑。厚一寸強。長五寸弱。徑三寸二分。洵佳品也。初余示之賞鑑家某。某曰。此唐硯也。質甚佳。直不下若干。宜寶而用焉。兄武州人。與余俱奉職吾縣師範校。于茲數年。交甚厚矣。曩兄移任大阪府第三中學。臨別。惠此硯曰。吾不忍與子別。然前日子所惠吾命號說。足以慰心矣。今吾亦呈此硯。此硯。吾所愛玩也。子用之。則庶乎可以思吾歟。余受而常愛玩之。實有如接聲容之想。不獨可以思兄也。明治三十三年八月。上澣。友人龍江山人記。

題篁所先生照相



皓髮黑帽。顏貌稍臞。而呈可畏愛之色。不問而知其爲篁所岡田先生照相也。先生溫厚。而有氣韻。達儒醫。善手跡。而德望崇于世。此所以呈可畏愛之色也。余接先生聲容。有年于茲矣。曩先生惠其手跡。余裝飾而揭諸壁間。後又見惠之。日夕愛翫不措。足以慰心目。增氣韻矣。辛丑四月十七日。深浦重光敬題。

題木下藤吉郎爲柴田勝家折肢圖

某手畫軸來示。予披之。即藤吉郎爲勝家折肢圖也。勝家爲織田右府大老。威權嚇嚇。無能抗者。而藤吉郎亦同僚。而地位稍下焉。勝家挾高位與威權。囑藤吉郎爲己折肢於稠人列坐之席。而藤吉郎輒然諾而折肢。何其勝家之傲慢。而藤吉郎之強忍也。傲慢者。敗事之資。而強忍者。成功之資。此勝家所以取敗績於藤吉郎。而藤吉郎所以霸天下。非獨能克勝家

也。龍江居士題一言而還之。

題筆斗

筆斗。霧島山木材所造。而予所甚愛者也。今茲戊戌。四月下澣。我師範校師生五十餘人。跋涉日薩隅之山河。此依校規。舉修學旅行也。霧島山。蓋鴻荒之始。諸册二神所降臨。而山頂今猶有邃古之遺物存焉。實靈境也。抑登山頂者。此行之所主也。而今也。山頂噴火不可登。乃抵山腹神祠而止。側有茗店。鬻筆斗等諸器焉。同行人原田君買之而歸。以贈予。予甚愛之。常置諸几上。足以想神聖之靈蹟。不獨不忘君之厚也。

宇津憲章自娛集跋

予往年。一讀先儒帆足翁文。文風格遡秦漢矣。宇津憲章君。翁門人。通經史。能文章。今茲丙申二月。來授生東山學院。院爲余舊任地。因與之相接。

君一日携此卷來示。竝求品評。予披之。文古雅而勁拔。自有翁之文之風調。可以與翁文傳不朽矣。予漫然贅一言於卷末。

題溫泉山圖

余曩得蓮岳圖。今又得溫泉山圖。溫泉山。本邦諸名山之一也。突兀掃天。蟻垤視衆岳。三伏猶有冰雪不泮焉。而溫泉出焉。因稱溫泉山。別呼小蓮岳。以其形類蓮岳也。去年八月。余移杖溫泉。溫泉在山腹。時攀巔。未及巔數町。有巨窟焉。即冰雪所在也。既至。則冰雪成堆。寒氣侵肌。不可久駐。乃頃刻而去。抵巔。矮木遍地。如短髮粧頭顱。而四顧空豁。碧漢萬里。鎮西諸州山川城邑。攢蹙於一矚下。神氣浩然。有羽駕陵雲之想。與小天下之心並生焉。語曰。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信哉。今覽此圖。可以想前遊。因題字上層。與蓮岳圖俱扁于楣間焉。

篁所老人曰。運筆自在。寫出胸中丘壑。他人不能動一字。

書故兒玉參謀總長肖像後

往年參謀總長川上翁之死。在日清戰後矣。今茲參謀總長兒玉君之逝。乃日露戰後也。翁名將。爲參謀次長。運韜略。以使清國割土納金。而乞媾和矣。後進總長。立戰後大策。而未及見其成而死矣。君亦名將。用兵之術。與經綸之才兼備矣。入政治海。則爲政治家。入帷幄。則爲軍師。可謂兼蕭何張良之才也。當翁在參謀本部也。君在陸軍省。世稱之曰陸軍雙璧。後出爲師團長。復入內閣。兼任臺灣總督。時臺灣皇化未洽。土民頑冥。百事守舊。無一可觀。而自君爲總督。皇化大洽。人心改。風俗移。百事改面。無復前日之陋矣。及日露之戰起也。大山元帥爲參謀總長。君任次長。於是世議論者皆云。以兒玉其人。而爲參謀次長。日露之役。我能制勝矣。亡幾廟

議置滿洲軍總司令官於滿洲。大山元帥爲總司令官。君爲參謀長。時我王師雲集於滿洲者。不下百萬。氣勢動天地。加以兒玉智將。運籌帷幄。故百戰百勝。以至制敵軍之命矣。猶川上翁之於日清役也。自非備蕭張才。安能至此。王師凱旋後。君任參謀總長。於是乎。不可不立戰後大計。以備緩急。亦猶翁之於日清戰後也。而君未立大計。一旦至見翁於九原矣。國家之不幸。莫復加焉。故朝野人士。痛惜不措。若夫臺灣人。亦舉追弔典云。余曩爲翁艸哀辭。今又觀君肖像。漫贅一言焉。

題故佐藤少佐照相

身紆戎衣。齡可三十七八。形貌雄偉。眼光炯炯。而溫愛之氣自呈露焉。此故陸軍步兵少佐佐藤嘉平次君照相也。君日東偉丈夫。弱冠入陸軍士官學校。卒業。任步兵少尉。隸大村步兵第四十六聯隊。明治三十八年。從

日露之役。勇戰奮鬪。以博殊勳矣。大正三年。皇師征獨軍於青島也。君以步兵第四十六聯隊。第四中隊長從焉。時膺奪取巫山之重任。爲決死隊長。率一中隊。登攀巫山。巫山天嶮也。敵築堅壘焉。砲火爆彈。頻頻沓至。而君不以爲意。勵隊冒進。將肉薄堅壘也。砲彈中身。碧血淋漓。而神色自若。再鼓勇而進。彈丸又至。貫腸腹。遂從容而逝矣。嗚呼惜哉。抑此舉也。使第十八師團左翼隊。大得便利。以至占據巫山矣。此舉之力。誠偉哉。余聞君又克事親。其忠孝之與戰勳。煌煌照汗青。足以使天下人人。觀而稱歎景慕矣。豈非日東偉丈夫耶。此照相。某所藏。示余。余觀感而題一言。

書甲東大久保公遺墨後

此書。係明治以前手跡。乃私信也。公明治之元勳。而絕世之偉人也。當德川霸府之世。皇室式微。不啻寄公也。安政文久之際。公與西鄉南洲翁。

先天下。唱義於薩藩。自此勤王之士。遐邇蜂起。至慶應之季。東西牧伯並應焉。二人因賭一藩。以與牧伯。勤勞王事。無幾得奏。皇室中興丕業矣。嗚呼。偉哉。於是二人立朝。蹇蹇致匪躬之節。前後十年矣。以故百事並進。有旭日升天之勢。而翁不善終矣。後公亦殞命奇禍。俱可惜也夫。雖然。公之聲望功業。長與國家俱存。榮孰大焉。往年。余得此書於薩人高橋氏。什襲而藏之。今裝潢而懸之壁間。字體姿媚而道勁。公英邁之氣象。宛然呈露。使人景慕不已。龍江居士謹書。

清人曾宗敏曰。通篇層次。井井有條。文筆亦簡明可愛。

謹題縮景園 勅賜丹鶴

此園在淺野侯舊封廣島。廣數十頃。甚富於勝景。有山焉。森森滴綠。有川焉。水漾漾成海。洵絕觀。而一雙丹鶴最可愛。此係 勅賜也。其爲物清遠。

閑放超然自得於森森漾漾之間。不與衆禽同群。其風概使人觀以去塵氣。爽精神。不獨爲吟料也。時侯與夫人。齡躋古稀。又拜此賜。淺家福祉無復加焉。侯感喜之餘。廣徵歌詩於江湖。余亦列詞林。因謹寄題一言焉。

櫻鬢首夏矚目

本鬢櫻雲。豔麗之絕觀。已往矣。而其於初夏也。亦不爲無可觀者也。東庭老藤纏棚。蔚然壓庭。今也花方盛開。紫色嬋妍。參差低垂。短者五六寸。長者過二尺。不知其幾百千。譬似瓔珞連綿懸空中。又似紫玉比比點綴棚上。此雖不可與夫櫻雲同視。然亦爲佳觀。每歲及花時。師生集花下。煎茗縱談。名曰藤蔭會。今茲首夏。方大妃諒闇中。故不舉本會。因記一言。

題櫻鬢櫻花

櫻鬢之春光。大可可愛也。庭有桃櫻。桃則三月中辭開。花稍可觀。而櫻則破

龍江文集 卷二  
蕾於四月上澣。花瓣八重。豔麗甚。高潔甚。溫雅甚。芬芳使人觀以爲煖雪堆庭。香雲蔽枝。洵絕觀。本夔師生。供之於慰目。用之於文材。又切劘沈潛之暇。盤桓花下。煎茗披書。書味爲增。茗味爲加。並去鄙吝之心。其所益亦多矣。桃則姑置焉。師生傲櫻花。而養溫雅高潔之德。則庶乎其可矣。書此以爲修德之資云。

書天山遺稿後

此爲名儒八木天山先生遺稿也。先生南高來郡。北有馬村人。而余先師小田夫子之師也。賦性富文才。未冠遊北筑。執贄古學家龜井空石鴻儒。鴻儒門下。不乏才俊之士。先生與之研經籍。磨文詩。于茲三年。以至嶄然露頭角。鴻儒特待之云。一旦去。東從大阪藤澤東咳翁。亦古學家也。研鑽又有年矣。學問造詣不可測。翁亦以爲非凡。既而去。周遊東北諸州。歷訪

巨儒名家。以博見聞。稍久之而歸。下帷授學徒。先師先執贄焉。自此學徒益進。名聲益顯。而未十年。先生以病歿矣。天不假之年。嗚呼。惜夫。曩族人八木一男。寄先生遺稿一卷。余受而披之。文四篇。詩一百餘首。皆雄健也。豔麗也。蒼古也。洵偉觀。而有翁子南岳題言焉。且婪尾附翁所撰碑文。亦佳觀。昔先師之說經籍也。往往示先生卓說。當時余悉記諸經籍欄外矣。今又得拜讀遺稿。不勝今昔之感。因不自揣。謹書一言卷末。

題櫻夔松

夔庭有桃李。有薔薇。有松。桃李破蕾春風。薔薇占豔春夏。而至於松。則于三伏。蔚然凝綠。于霜雪。毅然不變色。譬如君子臨緩急。而不改度焉。於是乎。桃李薔薇。皆葉脫枝。靡無復可觀。仲尼曰。歲寒然後知松柏後凋也。誠哉言也。嗚呼。爲本夔師弟者。宜類松。而無似桃李薔薇也。龍江居士題。

篁所先生評曰。善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余於此文亦道。

遠山雪

丁巳歲旦國詩御題。爲遠山雪。重光以看做富士山雪。富士山神州第一高山也。巍巍聳于千秋。何啻蟻垤視四境衆山哉。重光未得登焉。然遠望則已得矣。往年春首遊于東京。時望諸皇城之下。其姿容似芙蓉八葉重。因別稱芙蓉峰。上半積雪皚皚。八面玉玲瓏。及旭日升巔也。燦爛如金芙蓉。插天。洵天下絕觀。重光大有所感焉。寶祚連綿。萬世不渝者。乃富山巍巍聳于千秋也。皇統純粹。異類無雜者。乃積雪皚々玉玲瓏也。萬機寬猛相得而成章者。乃燦爛如金芙蓉插天也。當賀佳辰。聊書往年遠望之景。與所感。以恭荅御題。

書松林飯山文學遺筆後

余往年讀飯山文存。感歎不能已矣。其文章勁拔也。豐富也。蒼古也。斬新也。而憂國心洋洋乎。見于字句之間。洵偉觀。宜矣感歎不能已也。抑此書其遺筆也。嘗得諸某氏。乃五言絕句詩也。筆力雄健。氣韻淋漓。而詩典麗古雅。使人讀而奮起。嗚呼。偉哉。君大村藩士。天資英異。富於氣概。學問該博。甚善文章。誠海內有數之士也。爲藩主所信。參與機務。名聲喧于世。當時。霸府秉國鈞。皇室式微。君甚慨焉。黜霸尊皇者。其所爲本領。此憂國心之與氣韻。所以見于文存。于遺筆也。龍江居士謹書。

恭書先師震岳先生手簡後

重光總角。執贄先師震岳先生之門。爾來三十年矣。而自先生卽世。十餘年矣。此手簡。先生寓于平門時所郵寄也。今拜讀之。有接聲容之想。不勝追懷。傳曰。父歿而不能讀其書。重光於此書亦云。

應高見杏僊兄需

一日友人高見杏僊兄携卷軸與白紙來示謂余曰此卷軸爲我崎大音寺傳譽上人碑文此古學大家物徂徠翁所撰而吾先人杏庵所模寫也吾欲什襲而傳諸子孫請子記此書爲先人模寫於此白紙焉抑先人就名儒富田宗栗治古學因好讀翁文而甚愛此碑文此先人所以模寫而吾所以屬于子也余曰諾披而看之字字脫洒韻致淋漓不獨文章絕類也遂綴一言以應需焉丁巳七月上浣龍江深浦重光撰

讀法國第三世帝小傳

予始讀此傳一則嘆美一則悲惜帝生于一世帝敗後當時其族黨無老無幼悉被流竄故以髻亂從母后崎嶇間關蓋數十年矣於是乎或風餐不食或露次不寐甚則瀕死於縲紲之中而志氣不撓遂得歸即帝位自

非不世出之人傑烏能如是豈非可嘆美耶帝卽位後驕奢逸豫之心生金其臺玉其榭聲不絕乎耳色不絕於目矜智負勇玩兵速寇以至身爲楚囚宗社速屋矣豈非可悲惜耶雖然世所稱以爲英主而具有終者蓋自古少矣故論帝者無以其後日之醜廢其前日之美可也詩云采葑采菲勿以下體豈不然乎

讀諸葛亮傳

余讀此傳未嘗不感歎而流淚也亮三代以後一偉人也天資忠實而長於韜略不獨智勇絕倫也後漢末路漢室式微群雄割據其最者爲曹操其次爲孫權其次則劉備自餘不遑記曹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令諸侯則天子擁虛器而曹操已握大權此洵漢室之奸賊也孫權據有江東國險而民附然不有並吞天下之志也而劉備國小兵寡然漢室之後胤宜

樹義旗以討滅奸賊興復漢室者也是以三顧亮於艸廬而問討賊興復策焉時亮耕耘於襄陽以九五之尊位枉駕艸廬此古今絕無而僅有不可不謂之真知己故亮感激知己之深許以馳驅入則總理庶僚百揆出則統帥三軍南征北伐其用兵也神出鬼沒無一不出夷之外故以我之小弱而能挫彼之強大於是天下三分之形勢成矣如是則滅賊興復蓋不待數年也而劉備創業未半而中道歿漢室之不幸亦大矣然亮毅然不屈視後主猶其於先主忠實輔翼之而後主無知人之鑒故爲小人所惑而不信亮之言安於姑息無復討賊之意雖然亮益運帷籌益勵將卒討賊以成興復大業是期故前後獻出師表以論討賊之不可已其表出於肺腑字字含淚鬼神亦泣於其精忠鴻義自非三代以後一偉人烏能至此哉嗚呼討賊未終之日而大星隕于行營故大事去而奸賊酬其志

矣若夫孫權亦亡何其奸賊之幸而劉氏之不幸也千載下使英雄灑淚此余之所以讀之感歎而流淚也

觀鶴枕

鶴枕者狹斜丸山花月樓所寶藏也大正七年六月十六日有使人縱覽鶴枕之舉余因往觀長二尺六寸弱幅七寸強蜀錦包之加白絲網而纏焉載諸紫檀机手壓之則有聲出焉似鶴聲因稱鶴枕云抑鶴枕昔李唐天寶中楊貴妃進御於玄宗時所用者也貴妃故蜀州司戶玄琰女也爲玄宗子壽王妃矣玄宗見其美令自以其意乞爲女官且爲壽王別娶而後納之遂專寵時有安祿山者覬覦非望傾巧善事人爲玄宗所信請爲貴妃兒出入宮掖通宵不出有醜聲聞于外而玄宗不疑益信而授重任焉於是祿山遂作亂州縣皆望風瓦解東京陷玄宗蒙塵于蜀雖然忠臣



義士。東西群起。以討滅祿山。遂復東京。玄宗因歸于東京矣。余以謂天寶之亂。玄宗使祿山作之。而貴妃助之也。何則。祿山抱覬覦心。而玄宗大用祿山者。乃與作亂之資也。貴妃親愛祿山者。乃厚玄宗信祿山之心也。不然。祿山何資以起哉。故曰天寶之亂。玄宗使祿山作之。而貴妃助之也。然則玄宗之與貴妃。俱李唐之寇賊。而鶴枕。則使寇賊安於茵褥之具。非可寶藏者也。豈不然乎。

題紫檀書案

此紫檀書案者。外族佐藤兵次君所惠。而余所愛翫不措也。紫檀。漢土良材也。書案長二尺九寸。廣一尺六寸。高一尺強。木理緻密。有文章。有雅致。洵爲佳器。直蓋不下數十金也。余日夕凭之。繙六籍。讀百史。屬文。拈韻。於是乎。心胸清快。書味爲增。文思爲加。此余所以愛翫不措也。君家鬻古器。

爲業。西遊漢土。求古器者。歲數次矣。客冬西遊。此書案。當時所求者也。余好古器。不獨愛漢籍也。此君所以惠之耶。愛翫餘。題一言。

書故橋陸軍步兵中佐銅像石礎 代作

故陸軍步兵中佐橋周太君者。長崎縣南高來郡千石村人。而楠公因族和田氏後裔也。爲人忠誠慈愛。而富武勇。夙有奉公之志。踰冠。卒業陸軍士官學校。自陸軍少尉。累遷少佐。爲東宮武官。戶山學校教授。幼年學校長。又奉職禁衛。皆有令名。明治三十七年。二月十日。宣戰大詔之下也。屬第二軍奧元帥麾下。爲陸軍經理部長。出征清國遼東野。於是轉步兵第三十四聯隊第一大隊長。其立陣頭也。威風凜凜。以強人意。驍名振三軍。八月三十一日。首山堡之烈戰。君指揮部下。勇戰健鬪。以陷堅壘矣。時砲彈中身。碧血淋漓。而毅然不撓。遂從容而逝矣。於是乎。海外人士。識與

不識。皆無不痛歎而愛惜者。豈不偉乎。君武勇與功績。俱赫赫照汗青。長與國朝竝存矣。此誠萬世軍人模範也。宜哉世人之推廣瀨中佐。呼海軍軍神。崇橘中佐。稱陸軍軍神也。是以我黨相謀。欲傳君鉅跡於千載。起建設銅像之舉。廣募資本於天下。於是陸軍部內。特援助之。所募金額。達壹萬八千餘圓。乃鑄造銅像二基。一則建諸輦下東京府。一則置諸鄉土。以傳後世焉。

孔子贊

嗚呼孔子。萬世之師。文如日月。照地東西。德如鬼神。古今尊之。果學之乎。身修家齊。國與天下。治平可期。嗚呼孔子。萬世之師。

孟子贊

戰國之世。無國不塵。異端塞路。斯道湮淪。孟子出焉。黜利尊仁。東西遊說。

皇皇不竣。異端收跡。斯道再伸。孟子功勞。真個絕倫。

初夏

錦春去。而初夏來矣。氣候不寒不熱。薰風解愠。萬木森森。嫩綠欲滴。杜鵑花爛漫。猩血淋漓。紫藤紆樹。以呈瓔珞之姿。牡丹紅白。甚豔麗。以擅初夏。杜若駢植。捧紫豔於水中。而螢火煌煌。忽而聚。忽而散。忽而高。忽而低。甚奇觀。此種風景。雖不足比春色。然視諸冬季之慘澹寂寞者。大有勝焉。於是山行野遊乎。足以慰目怡心。未有汗湧而沾衣也。繙書乎。精神爽快。未有生眠而慵讀也。初夏之景亦佳矣。何獨春色美乎哉。

題盆梅

此盆梅者。吾山下兄所手種植也。種植閱十有八年。而生蕾蕾十有八顆。姿色冰豔。香氣馥郁。加以高潔之韻致。使人觀以去塵爽胸懷。有如與高

人清士相接之想。豈不盛乎。抑此梅也。兄傾注熱血。以培養之者。十八年如一日。以至于此矣。於是乎。兄之非常之喜。與其多韻致。俱可知也。曩兄來徵此詩。余因屬一言以與焉。

書先師遺稿後

重光曩得天山遺稿。今又得先師震岳先生遺稿。欲並寶藏。而存諸將來焉。先生生于醫門。幼俊才。受句讀於先考。一次授之。則悉記憶。而不誤一字矣。齡十七。執贄天山翁。翁古學大家。時門生頗多矣。先生在末席。于經傳。于文詞。沈潛切劘。維日不足。未數年。而學業大進。就中最善文章。又大槪暗記左傳國語。同門諸子。無一人能及者。於是乎。爲都講。然不挾才學。與都講。唯學術是治。亡幾斐然成章。而以爲未足。猶留二年而辭去。自此用心醫道。就本川杏仙于大村。研鑽醫道。稍久之而去。遊備前。入名醫難

波立愿門。刻苦二年。深達醫道。既而去。從大阪鉅儒藤澤東咳。亦博名于才學。換葛裘而歸。代先考執醫業。旁下帷教授子弟。執贄者益進。而重光亦執贄焉。時門生數十人。能屬文。能解經籍者。不爲不多矣。於是乎。先生名聲播于遠近。時運推移。及慶應季。世局一變。皇政復古。我島原藩。更新制度。舉人之法。不論品流。故民間人。而爲藩校教官者數人。而先生其一。最有令聞。數年爲廢藩立縣矣。先生乃移居村落。又從事育英。受業者稍多矣。居十餘年。辭世。時識與不識。莫不愛惜者。況如重光親炙。而受薰陶者乎。翁文固金玉矣。先生文亦高雅。而勁拔。而富麗。而左國文之格調。備焉。洵偉觀也。拜讀之。思慕之情。藹然涌出。不能自禁。此所以欲並寶藏。而存諸將來也。謹書一言于卷末。

從軍記念帖

此爲騎兵軍曹田島榮作從軍記念帖。榮作余甥也。明治三十七年二月八日。日露之戰。始於滿韓之野矣。六月十一日。第二軍第六師團各隊。解纜長崎港而西去。騎兵伍長田島榮作。其一人也。十四日。抵遼東壩大澳。直赴得利寺之戰。至則敵已敗走。十九日。入秋山少將麾下。搜索蓋平。及熊嶽城之形勢。二地皆敗兵所輻湊也。廿一日。占據熊嶽城。既而入森田大尉混成中隊。破毀蓋平北面鐵路。與使第二軍通大孤山軍是務。而二者不成。六日。攻蓋平。時離秋山少將麾下。九日。蓋平陷。廿二日。復屬秋山少將麾下。爲左側支隊。攻大石橋。廿五日。拔大石橋。並收營口。尋攻海城。亦爲左側支隊。八月七日。離秋山騎兵團。隸第六師圍于海城近傍。十三日。屬木澤搜索支隊。赴交界臺。十四日。搜索敵勢之際。攀樹于後柳家子。枝析墜地而傷。乃就療養於海城兵站病院。後見移於大石橋病院。於是。

慰問使侍從武官來入病室。傳綸言曰。汝等宜速復健。再盡瘁國事。乃賜金五圓。東宮殿下。又賜金壹圓廿五錢。九月十二日。乘船營口。上歸朝途。十九日。抵門司。十月五日。於熊本豫備病院。乞歸鄉療養。十四日。見許。十五日。歸入長崎病院。十一月十日。任軍曹。三十八年一月五日。乞歸鄉療養。延期。十日。見許。三閱月。延期。四月十三日。往熊本豫備病院。藤崎臺分院。受症項策定。遂留焉。三十日。見免除兵役。後皇后陛下。賜襯衣一領。及金三圓。九月五日。賜免除恩。給八十圓。及增加恩。給三十圓。三十九年九月十日。並賜金鷄勳章。功七級。勳七等。青色桐葉章。及年金百圓。夫日露之戰。洵空前一大戰也。王師能收全捷。以宣揚國威于八紘矣。豈不偉乎。凡國民而致身國家者。大義也。巨榮也。而榮作從此大戰。勇戰健闘。以奉答國家矣。故得拜受此種賞典。足以顯彰祖考。訓勵子孫。不獨榮作之譽。

也。嚮也榮作袖一小冊子來示曰。吾欲記從軍事跡於此。以爲記念。請叔父爲記之。乃記從軍始終焉。明治四十年。紀元節後二日。深浦重光撰。

題碧血餘痕

嗚呼。碧血餘痕者。陸軍步兵中尉櫻井才次郎君。往年所用且獲於日露之役者也。日露之役。曠古大戰。而曠古大捷也。當時君以少尉屬步兵第廿四聯隊。督部下奮戰健闘。以斫陣拔壘者。不止數次。而本溪湖甲山之役。最慘烈。伏屍山峙。紅血川流。君亦爲彈丸所中。貫咽喉破頭顱。碧血淋漓。灑帽及襟。而猶奮進。以奪彈丸腰劍。可謂壯矣。後進中尉。叙從七位。又授勳六等。單光旭日章。功五級。金鷄勳章。及年金參百圓。光榮無以加焉。足以顯父祖。示子孫矣。今又帽襟及彈丸腰劍。命之曰碧血餘痕。以爲從軍記念。藏諸櫃中。亦足以使子孫起忠君報國心矣。嗚呼。盛哉。君北筑人。

予不識君。而予友岡田篁石兄。與君相識。曩兄來示。小紙記碧血餘痕四字者。並說君從軍首尾。且徵題言。予因据兄所說。以書一言。明治四十年。丁未七月。中浣龍江深浦重光識。

秋季讀書

讀書無秋季若焉。春季之爲景也。嫩日遲遲。東風吹暖。百花爛漫。黃鳥啾啾。于山于川。青煙橫亘。四望無地。不佳麗也。於是乎。野行舟遊之情。油然而生。以奪讀書之念矣。夏之季也。卉木繁茂。黛綠津津。薰風穆然。生于綠蔭。其涼味之直。不啻千金也。然暑氣熯熯。鑠石流金。汗湧淋漓。加以蚊軍來襲。蚤寇嚙肌。於是乎。形神墮落。懶眠橫生。讀書之心弛矣。冬季凍雲鎖天。雨雪霏霏。一朝而枯木著花。一夜而玉樓接簷。所謂銀世界。洵絕觀。而寒威凜冽。劈肉入骨。於是乎。形神局縮。意氣銷沈。讀書不甚勉也。而至于

秋季則異焉。天高氣澄。月朗雁呼。金風颯爽。蚊軍逃。蚤寇藏。白露綴玉。候蟲彈琴。陶菊賁東籬。杜楓織美錦。此燈火可親絕好時節也。於是乎。心神爽朗。氣力殷盛。可以努力於讀書。讀書生興味。以至生平所難讀者。能讀焉。所難解者。能解焉。豈所以讀書無秋季若焉。非邪。嗚呼。江湖前途有爲之青年諸子。烏可不乘秋季。而發憤讀書也哉。

書故副島伯傑作後

蒼海副島自書傑作。予得者諸矢。上村高柳猛虎君別邸。文字勁拔而脫洒。句句斬新而蒼古。伯爲偉人之氣象自呈露。以至使予感歎欽慕之不已。豈不盛乎。伯明治朝之功臣。而碩學卓識之士也。幕府末路。皇室式微。當時於佐賀藩尊皇之士。予以伯爲巨擘焉。慷慨奮進。唯皇室中興是圖。及皇室中興也。身紆青紫。參萬機。蹇蹇致匪躬之節。以奏丕功。宜

矣。其爲偉人之氣象呈露也。今茲七月。我師範黌。使各學級生徒往游泳於本村東房濱。各教員監督之。而予亦與焉。時生徒分寓于教宗正覺二寺。而教員則寓于君別邸。此予所以得看伯傑作也。本月念二日。龍江散人謹書。

書紙面師友五人姓名後

紙面師友五人。曰釘本小八郎。曰米原林藏。曰小川寅六。曰長瀨源次郎。曰清水仙三郎。曰倉成菊郎。曰深浦重光也。大正庚申九年一月十九日。四人應小川君招。會其堂。壘酒盤肴。俱酌俱喫。談舊時話。當今以相樂者。數移時。蓋輓近希有清會也。酒間各自記其姓名于紙面。而余又于姓名後。書一言。

小庭寒梅

龍江文集 卷二  
時方嚴寒。雨雪霏霏。寒氣劈肌。於是乎。小庭寒梅。皚皚雪壓。而毅然不屈。凜然不撓。凍蕾比比。數十不啻。有破雪將開者。半開者。全開者。極芳馥。極高潔。極剛毅。加以神韻。豈不盛乎。予謂高潔剛毅神韻三者。不可少于人者也。就中。任育英者。尤爲然。夫育英事業者。重大也。高尚也。積歲月而成者也。故三者備。然後能全其任矣。予亦備員育英者。觀寒梅而記所感焉。

題廣瀨淡窓先生肖像

余頃得淡窓先生肖像。齡七十左右。端坐帶短刀。而長刀在側。頭髮星星。顏貌不甚臞。呈溫然可愛。儼然可敬之狀。先生。南豐日田人。儒者而處士。尤長詩。名轟于海內。海內人。無遺賤。無緇素。執贄者。前後四千餘人。其中有登大官顯職者。下帷教育後進者。用力釋門者。執刀圭者。種種事業。以利于世者。紛紛擾擾。然則先生有功于國家。可謂多且大矣。當時。官列士。

籍。許帶刀。以答其功焉。余未冠。從遊於令嗣林外翁。一年矣。今拜觀肖像。追慕先生之情。不能自禁。並不勝追懷昔遊也。肖像。寶珠山幸助者所惠也。幸助與先生同鄉。前年。來學於我縣師範。時余執教鞭焉。此幸助所以惠而余所以得也。大正庚申。四月。深浦重光謹題。

題喫茶盃

予有喫茶盃焉。係山口縣萩所製造。深二寸餘。徑二寸。素樸韻雅。韻致淋漓。洵絕品。此所得于舊交廣津藤吉君也。君大分縣人。往年。來遊長崎。執贄東山學院。修耶蘇教。時予授漢文焉。因與君相遊數年矣。後予轉長崎縣師範。君亦無幾。卒業。爲私立下關梅光女學院長。東西隔絕。音書又寥寥。客冬。君突如來訪。予於師範。予感喜以接之。對坐談當時。久之而別。別時。君惠此盃。予寶視而用之。大正庚申。六月。念一日。龍江居士題。

龍江文稿卷之二（終）

龍江詩稿

南山戰捷

長崎 深浦 重光 著

南山城亦據嶽巖。此爲旅順城西籬。露國大集兵于此。殊死以抗我王師。  
龍戰虎鬪連晝夜。一境無處不伏屍。王師所向無勅敵。城上高揭日章旗。  
旅順天險不易攻。兼得金城與湯池。雖然南山已陷落。旅順安得不傾危。  
君不聞前日鴨江九連城。砲聲雷轟互多時。彼戰豈謂不壯絕。不如此戰  
烈且丕。借問此戰誰都督。奧大將兮韜略奇。士卒又富忠與勇。不怪戰捷  
至于斯。嗚呼偉哉南山捷。真個足以折敵威。

余聞沖禎介君。遇銃刑于哈爾賓。愴然賦拙吟以弔。

嗚呼沖君慷慨人。常期殺身以成仁。君不見東亞乾坤殺氣蔽。我與俄國



絕和親。王師出征滿洲野。硝煙彈雨幾十旬。王師氣勢壓俄軍。俄軍百戰皆逡巡。先是燕京君萍寄。孜孜盡力育英事。忽遇日俄交干戈。投筆移身滿洲地。東西鐵路圖破壞。敵情日夕探隱祕。一旦爲敵所逮捕。檻車北被哈賓致。聞君已遇銃殺刑。想見笑而執道義。君之業甚難。決非志士則不暨。君之死甚慘。真使仁人灑血淚。雖然王師勢如此。可期俄軍降轅門。唯恨君不及見之。亦足以慰其忠魂。嗚呼君之業與名。煌煌長錄汗青存。

戰後漫作

明治功業孰爲大。曠古外征歸大成。朔北兵亡勢煙滅。日東軍勝武雷轟。雞林草木霑春雨。旅順金湯閃旭旌。戰後風光君認取。萬邦星使乞同盟。

詠史

拜受節刀征朔方。衝天意氣壓豺狼。沙河虎鬪神兵捷。榆樹龍爭胡將亡。

野戰休言必韓信。帷籌又不乏張良。鉅勳前後無儔侶。不獨雄名轟異疆。

悼兒玉參謀總長

兒公智慮絕儔倫。磊磊功勳軒九旻。北境參謀制強敵。南方總督化頑民。雄名夙遠轟殊域。鉅業豈無依伊人。一夜薰風將星隕。令朝野士淚沾巾。

丙午八月三日。訪本多兄分韻。

老來唯慕舊鷗盟。今日再逢風月情。不獨主人爲款待。水光山色亦歡迎。

溫泉山溫泉

四旁山岳自嶙峋。中有溫泉鑿病身。此境元來無六月。徘徊避暑浴沂人。

又

到處溫泉湧脚邊。四方山護畫幽然。今年亦借櫻鬢暇。占得西風入浴權。

八月訪布衣尊者窩。有作。

欽君高蹈住山村。綠樹清流並遠門。今日良緣蒙款待。鱗堆器皿酒盈樽。

遊 甌 岳

市街東去是甌岳。甌岳風光自不凡。我鬢師弟半百許。朝攀甌岳路巉巖。一步一談多興致。左邱右岡伏且起。是日乍雨還乍晴。疲喘遂抵甌岳矣。地勢平行十里長。東隅有岳撐彼蒼。俯見岳側深千仞。使人惴惴生恐惶。四面眺矚極開豁。南對皴洋茫茫濶。隔洋遙認天草洲。宛似龍蛇橫天末。東控溫山摩蒼穹。嶺上戴雪望無窮。西則五島兼樺島。蒼茫之際屹然崇。北則眉峰突兀秀。松身肉裂石骨瘦。其餘培塿連互閒。幾多霜楓掛錦繡。今日此舉擬行軍。東西對壘期奇勳。白旗紅旌翻風處。頃刻之間勝敗分。或結隊伍曳絙索。輸贏全在力強弱。或操劍舞演古風。使人悲壯且感躍。既而品隲技劣優。劣優各以品物酬。亦擬戰後論首級。固非與他遊戲侔。

此行可慰平生苦。使人頭風容易愈。今日之功不止斯。作文之氣足以樹。此時吾人吟心宣。拈隲構思賦短篇。亦非短篇所能寫。歸後仔細載文編。忽轉雙眸日將昃。北風吹面稍苛刻。相喚相命上歸途。歸途緩步默且語。

乙未元旦試筆

鳳曆報歲旦。普天率土春。瑞雲橫鵬際。臘雪壓嶙峋。門松綠欲漲。旭旗閃擔上。衣冠往來忙。遐邇頌聲壯。君不聞王師征清行。水陸連捷聲。天險旅順口。已爲我所并。王師愈勇進。清虜愈不振。燕京雖險乎。將歸我蹂躪。我武於是揚。歐美瞠目惶。於戲我帝國。應是霸東洋。外交獲我意。無復國權墜。往古與來今。絕無比盛事。疎才雖數奇。亦逢郅隆時。倩筆祝戰捷。呼杯賀新禧。

謹祝 天長節

龍江詩集 卷三  
十一月三日。此爲聖誕時。晨起。騁雙眸。遠近風光奇。慶雲亘天際。祥煙橫江湄。衣冠影跳路。門戶翻紅旗。滿港內外艦。砲聲碎嶽巖。紅欄與粉壁。喚杯且彈絲。方今廟堂上。輔弼有周伊。制度兼文物。無一不得宜。聖化浹又洽。都鄙聞唔咿。人智日進步。百事蔚然滋。喜吾逢昭代。祉福何加之。未得報萬一。苟然養吾痴。馬齡踰強仕。而猶期有爲。今日逢佳節。一家舉壽卮。

冬夜讀書

寒夜繙書史。燈火影參差。起而開牕戶。四望風景奇。凝霜方壓屋。缺月自檐窺。陌頭犬頻吼。天際雁相悲。凍雲擁山腹。寒煙籠岫眉。樹隙淒風起。落葉翻空姿。稚圭引隣燭。季子錐其肌。孫康雪映冊。車武螢照帷。四子登碩學。芳名青史垂。後世誰擬此。足以醫情兒。想吾從卅角。俛焉講文辭。文辭已織錦。刀尺未得施。年齒過不惑。世間無我知。人事塞翁馬。坎軻君休嘆。

方今奎星爛。窮陬聞唔咿。百事皆進步。譬諸騏驥馳。生逢此盛世。福祉何加之。未用就退隱。依舊期有爲。讀畢夜已午。四顧犬聲悲。眼孔未欲食。剔燈又賦詩。

冬至書懷

季冬念二日。陰窮一陽回。譬諸小人退。君子登臺槐。俯仰天與地。滿目風光奇。鵬程雲霧霧。山面雪皚皚。寒雁掠人過。早梅戴雪開。吟朋從日暮。惠然過艸萊。三尺地爐下。分韻且喫醅。一杯耳稍熱。三杯興相催。慷慨談時事。悲壯又淋漓。人海風波險。誰廻狂瀾來。魯孔席難煖。憂世心不摧。鄒孟舌雖斂。期道不傾隤。吾久投閑散。志氣未嘗灰。唯望廟廊上。多得房杜才。去年陽回日。微恙就鑿治。當時無人訪。幽然心不怡。今年何多幸。一家福履綏。况又逢吟友。胸襟迭相披。窓隙送醉眼。寒月映竹籬。宴罷客散去。獨

龍江詩集 卷三  
賦冬至詩

明治三十八年一月一日。旅順城已陷。賦長古一篇以賀之。  
君不聞清國旅順港。形勝無雙百二雄。前控渤海之洶涌。後負龍松之巖  
嵒。左有老鐵右黃金。砲壘隱見西又東。港內潮漲深百尺。俄國兵艦常總  
總。又不聞往時日清開釁。清人據此防戰劇。一敗塗地求媾和。旅順因  
歸我版籍。俄國乃與普法咨。沮之以攪東亞治。戰餘國力不能拒。強忍吞  
恨而還之。爾後未及閱一歲。俄人據此張雄勢。滿洲曠原設兵備。知是於  
我加壓制。而我接彼以衷情。彼待我以不誠。尊俎折衝及半歲。言相睨而  
歸渝盟。明治甲辰春二月。宣戰大詔斯煥發。戰艦百隻攻旅順。砲聲萬雷  
天地割。俄艦一隻立覆沒。二隻破碎水漏泄。沿海砲壘駢峙處。半爲砲彈  
所破缺。嗣後砲擊及數回。數回皆奏奇勳來。麻加提督僵砲彈。巨艦破裂

堅壘摧。我軍都督東鄉公。公是昭朝第一才。韜略神出兼鬼沒。以使敵軍  
恐而哀。是時陸軍亦熯熯。乃木大將富兵略。參謀又不乏其人。制勝之道  
無不作。砲攻銃擊極苛虐。又用隧攻與刀斫。旅順老將不肯降。譬如飢鷹  
怒而搏。又以電擊雷轟勢。自陸自海腹背搪。砲響喊聲一齊起。硝煙漠漠  
蔽彼蒼。于時我亦戰歿多。肉飛血流修羅場。然而將卒不屈撓。龍戰虎鬪  
半年強。滿港兵艦破且燬。砲壘皆毀不可防。敵軍氣勢極沮喪。無復一人  
鐵石腸。恰是乙巳元旦時。敵將來呈歸降辭。我皇寬仁許其請。旅順城  
上閃旭旗。還遼匆匆穀十熟。國家大讎因得復。旅順前後戰歿者。又得九  
原就瞑目。嗚呼旅順戰捷甚雄偉。真個足壓東西二大洲。

日本海海戰大捷

君不聞去年旅順城之役。陸攻海擊壯且碩。敵艦沈沒砲壘摧。終見城上

龍江詩集 卷三  
旭旗赤。又不見。今茲乙巳五月時。日本海。又作舟師。俄艦山立蔽海面。得北向烏港馳。是時我軍爲何狀。戰艦數隊徐待之。氣勢堂堂衝天宇。譬如貔貅不可羈。兩軍接戰連晝夜。砲聲猛烈何物支。山爲崩兮海爲湧。硝煙潑墨四面彌。俄艦沈沒數十隻。捕獲幾隻皆砲疵。俘虜擾擾三千人。中有提督鬆霜髭。我軍都督爲誰氏。東鄉大將拔群姿。帷幄又多智慮士。韜略變幻不可規。漢土子房善運籌。不及東鄉韜略奇。法國那翁善破敵。不及東鄉戰功丕。嗚呼旅順城之役。真個足以挫梟鷗。嗚呼日本海之大捷。真個足以揚國威。俄國版圖雖極大。不能復東而有爲。諺曰勝而緊兜緒。古來以爲訓誡辭。此役大捷何用誇。益要講武以備邊陲。

過第六師團有作

君不見第六師團熊本城。地勢雄勝規模宏。城高矣。池深矣。足以禦強兵。

又不見四望開豁太可愛。熊本市街一目內。北面有山喚花岡。屹然高與師團對。想起明治十年春。賊軍來圍幾十旬。彼據花岡爲壘壁。砲丸如雨注城闌。當時團長知爲孰。名是干城姓是谷。谷氏天性富智勇。終使賊兵就退縮。又想王師外征時。本團將卒勳最奇。此城與將卒何其要害而健兒。浪華城兮豈薄劣。孰與此城之險絕。廣島城兮豈尋常。孰與此城之雄桀。師生八十又五員。修學旅行火筑天。今日過此亦何幸。意氣堂堂衝天淵。

西征大捷

邦家氣運極隆然。討伐奏功神武宣。清艦多沈黃海月。旭旗高閃麗州天。歐洲牧伯彼寒膽。亞土山川我擔肩。曠代偉觀真此業。竝慶皇統萬斯年。

又

外征功業豈尋常。知是煌煌軒彼蒼。義援鄰邦脫羈絆。勇威暴虜割封疆。  
遼東灣內波無色。富士山頭雪益光。此役非唯制禹域。雄風遠及泰西洋。

甌飯岳

屹立衝空是甌岳。風光四外不平凡。就中南面尤吟料。萬里蒼洋無數帆。

茂木

茂木風光吟眺長。高樓粉壁碧灣傍。休將田舍視斯地。暮去晨來幾百檣。

女郎花

金瓊顆顆綴秋晴。却伍尋常野艸清。可惜幽閒貞淑態。世人漫付女郎名。

紀元節

大哉紀元節。東風二月天。大祖登宸極。二千五百六十八坤乾。大祖富天

錫。皇猷極深淵。一劍掃群賊。海內乃帖然。樞原卜帝都。此爲紀元年。偃武

敷文教。以開萬世端。世世後嗣皇。無一不聖賢。統治得其當。未嘗有所愆。

荏苒及明治。國家修戎旃。西征奏殊勳。版圖千里延。北伐又大捷。皇威八

紘宣。百事並長進。寶祚萬斯傳。君不見今日都鄙色。無地旭旗不翩翩。

己酉八月九日夜。栗田石癖。招岡田篁石。

田中桂南及予。席上分韻。

一掬金風秋候端。人間猶有暑威殘。高樓四友團欒處。詩陣相張到夜闌。

又

相約紅塵以外遊。小川街上故人樓。今宵頓覺微涼動。節自昨朝爲立秋。

己酉陰曆七月六日夕。栗田石癖。招岡田田中

大橋三兄及予。席上分韻。

樓閣高而境自幽。五盟相遇入清遊。先開酒國後詩壘。好是雙星得意秋。

又

牛女相逢夕。討尋詩友居。匏樽皆聖酒。鼎俎又鮮魚。天過一年半。節爲七月初。仰而望銀漢。水灑自淒如。

漫吟

星星短鬢白如霜。何幸心身猶健康。未做淵明賦歸去。漫將書史立詞場。

熊澤蕃山

偉才神智轉乾坤。執贄聖人藤樹門。際會風雲展驥足。經綸鉅跡古今存。

伊藤仁齋

道德高如比叡岑。文辭則與堀川深。先生不止誘門弟。感化鄉間艸賊心。

伊藤東涯

藤家五子悉儒人。性似阿爺樸且淳。長嗣源藏尤偉大。博文今古絕儕倫。

中井積善

下講帷來澗水濱。生平執贄衆如雲。一編逸史非常筆。髣髴春秋左傳文。

中井積德

氣節崇高學該博。居然不肯求人爵。七經註釋拔尋常。左傳雕題尤傑作。

尾藤二洲

圭運隆隆寬政年。公朝艸野富儒員。翁居博士三人一。俱握茶壺教育權。

古賀精里

博士竝興寬政中。此間精里最儒風。文章不獨如金玉。學術醇乎人品崇。

龜井南溟

立將經說駭詞壇。論語語由尤可觀。學問雖承護國旨。其文章不甚艱難。

龜井元鳳

欲將家學泝涑源。紫海巋然開一門。左國六經皆立說。毛詩考最苦心存。

賴山陽

識見詞章並絕群。生涯持論在尊君。著書充棟皆關世。無復迂疎無用文。

佐久間象山

當時俊傑知為誰。佐久間翁絕世資。夙認文明在歐美。欲將開港換攘夷。

賴三樹

才學非凡又鐵腸。尊王心血注詞章。殺身國事真男子。史筆千秋名姓芳。

藤森弘庵

翁亦當年志士儔。恰逢皇室式微秋。幾多文藻傳湖海。慨世丹心溢筆頭。

壩谷岩陰

安政年間儒者滋。毅侯絕對妙文詞。百篇存稿達唐代。此是日東韓退之。

安積良齋

愛日樓中肄業時。購書無力手膾之。文章博得出藍望。遂作昌平齋舍師。

齋藤拙堂

拙堂翁亦善文章。筆力將臻漢與唐。月瀨岐蘇兩遊記。詞林嘖嘖極稱揚。

川田甕江

亦是神州一大儒。文章巧妙匹儔無。碑銘叙跋遍天下。天下皆將韓愈呼。

重野成齋

兼得韓歐肉與精。文章百卷悉瓊瑩。高齡萬里遊殊域。殊域長留博士名。

藤原惺窩

一朝還俗下書帷。謁見明公說典彝。自此駸駸向文運。先生真個國家師。



山崎闇齋

高風峻節孰能當。輦下垂帷說典常。持論生平何所在。且崇神道且尊皇。

林羅山

斯道直承從斂夫。嶄然終作一鴻儒。干戈已偃向治處。參與霸朝天下謨。

雨森芳洲

木門執贄作名流。筮仕西陲對馬侯。本領在明忠孝義。決非君美俗儒儔。

皆川淇園

學問才華出倫類。群書涉獵窮其義。門生不翅三千人。臺閣公卿來執贄。

淺見綱齋

氣慨衝天學又醇。尊王大義作精神。著書非復區區者。靖獻遺言希代珍。

大壚中齋

學得餘姚為偉人。滿腔心血只憂民。救飢一事君休咎。亦不求生以害仁。

木下順庵

先生真個碩人儒。學德雙高天下模。晚節見迎於幕府。擔將祭酒佐驩虞。

松崎慊堂

脫來梵海入儒門。學門深探洙泗源。時與一齋相伯仲。他年委贄掛川藩。

長野豐山

學說純乎顯與熹。松山城下揭文旗。當時儒士誰儔侶。獨有子成連轡馳。

山鹿素行

技藝多端皆極精。其為本領在儒兵。嘗聞赤穗遺臣者。真個先生所養成。

大久保甲東

崛起覺城甲水傍。率先天下唱尊王。維新大業奏功處。權勢聲譽不易當。

伊東中將

方顏肥大豈凡相。器局汪汪不易量。威海灣中殲敵艦。雄名遠播泰西洋。

副島伯

膽識文章絕等倫。佐來皇室再興春。頽齡謹荅鈞天問。亦是陵煙閣上人。

恭寄松浦鸞洲公

一別匆匆四歲移。那圖瓊浦拜芝眉。尋盟款話薰風日。結約清遊涼月時。巨海鳧鷖定佳眺。舊封山水更吟思。塵紛使我違然諾。爲倩傳郵呈小詩。

素秋

崎陽已過幾秋涼。兩鬢星星白似霜。敢向江湖求爵祿。常登爨舍說詞章。悲風冷雨峨眉巔。墜葉吟蟲櫻馬場。老骨休言屬無用。心身依舊尙康強。

又

送來秋氣半分強。極目風光吟眺長。四苑柑橙實猶綠。滿田梁稻穗皆黃。養孥未得辭微俸。報國何須隱僻鄉。自喜柴門多祉福。殘年豐饒立爨堂。

又

居諸晝夕往來忙。九十秋風已過央。叢菊傲霜高士節。山楓招容美人妝。文章漫望昌黎伯。道德豈無司馬光。不用栖栖求聞達。伍來年少在詞場。

中秋

風人又遇舊中秋。止止書齋招侶儔。大月光寒徹廬外。嘶鴻聲落曲江頭。詩逢強韻多辛苦。酒滿清樽頻獻酬。想起南樓庾氏興。不知夫及此遊不。

謹賀紀元節

巍巍皇祖樞原帝。想見西偏發跡年。討賊夷兇撫封域。奠都垂統闢坤乾。

國家隆盛版圖廣。寶祚連綿磐石堅。喜氣洋洋紀元節。山間水澗旭旗翩。  
櫻

孰向春風占美妝。日東花是百花王。香雲霧霧清妍色。白玉堆堆溫雅相。  
桃李維卑無韻致。海棠雖好闕芬芳。古人佳作喧人口。賦此精神表國光。

又

韶光萬紫又千紅。最愛櫻花表日東。豔雪封枝春靄靄。芳雲掩地氣融融。  
麗妍離俗高人節。爛漫翻空武士風。獨立宮庭受君寵。年年定入御吟中。

雪 中 松

新正天地未春王。上苑群松積雪妝。葉布青藍冠白帽。標衝碧漢揭長槍。蒼  
龍呼嘯聲清耳。黃鶴幽栖音奏簧。不改歲寒後凋節。表來 皇統繼無疆

弔山田天籟兄。兄往年奉職我縣師範。時與余相交。居數年。

東歸從事橫濱火災保險會社。今茲二月初三。接其訃。因賦小  
詩以弔焉。

一杯分手七星霜。忽有凶音到草堂。玉浦春陰雲慘澹。橫濱暮色月荒涼。  
文章雅健模侯魏。學問正醇欽陸王。向後與誰謀韻事。遙遙東首淚沾裳。

素芳園清集

風光可愛 村。無復紅塵雜杳暄。恰是丹楓黃菊節。騷人聚首素芳園。

天 長 節

聖明降誕是秋旻。風色恰如二月春。億兆銜杯歌盛代。公卿拈紫賀佳辰。  
林楓燦爛方妝錦。籬菊芬芳自絕塵。奎運烝烝君認取。僻陬無復不文人。

其 二

天長節是小春時。四望風光一段奇。海水山巒皆瑞氣。岸楓籬菊又清姿。

王師大捷空千古。國祚無虧傳萬斯。聖化非唯洽封內。外人亦揭日章旗。  
其 三

自嘗大舉敗胡兵。聖誕佳辰三奉迎。霜墜山楓方染錦。秋深圃菊又連瓊。  
黎元買醉跳村巷。百揆紆青登帝城。國運隆隆壓前古。雞林旅順閃曦旌。

東鄉大將

外征鴻業孰殊勳。知是東鄉上將軍。兵略如神遙出類。天才於世又超群。  
胡檣覆沒玄洋月。敵帥敗亡渤海雲。此捷空前兼絕後。萬邦無一不稱君。

藤花

九十春光取次殫。山園無復一紅殘。藤花爛漫妝初夏。不是高姿亦美觀。

敬弔故陸軍大將北白川宮殿下

身班皇籍將戎行。北伐南征我武揚。一旦大星零去地。人間誰不惜而傷。

高野平鄉散策

山村緩步夕陽斜。左右邱岡吟眺嘉。杜牧詩篇豈虛語。霜楓果不讓春花。

江湖會呈僧龍興師

從投梵海十餘年。淨業研磨能了禪。法位稍兼斯道進。胸間不復起塵緣。

皓臺寺席上作

薄暮携黎杖。城東山寺尋。境幽車響遠。月苦露光深。淨几談禪味。明窓多  
興心。悠然相對處。拈韻入沈吟。

戊申一月十一日。實爲先考二十七回忌日。鄉土兄弟。舉追遠  
典。時重光在遠境。不得與焉。因賦微吟。以寄呈佛前。

自曾先考作登仙。烏兔匆匆廿七年。弟以誠心獻清酌。兄含悲淚讀遺編。  
眉山雲月感何耐。紫海風帆夢相牽。但恨不陪追遠典。他鄉泣望故鄉天。

淺水艸

淺草風光分外嘉。觀音廟畔極繁華。蒼穹屹立陵雲閣。俯見東京百萬家。

不忍池

東叡西過不忍池。芙蓉破蕾絕塵姿。辨天祠畔題詩處。一陣香風拂雪髭。

兩國橋

墨江之水碧如油。兩國橋頭人語咻。最愛西風送涼夕。中流上下木蘭舟。

茗水橋

茗溪橋似赤龍橫。日夕喧轟車轍聲。水面風光亦吟矚。買船西去又東行。

向島

向島風光直萬錢。西南並控墨田川。長堤十里皆櫻樹。綠葉釀涼忘暑天。

駿河臺逆旅望富士山

連旬寄跡駿河臺。每倚欄干氣快哉。自此西南渺茫處。富山高聳九霄來。

門司港

潮水洋洋文字津。舳艫相接密如鱗。埠頭不問晨兼夕。雜選東西南北人。

神戶港

殷殷車轍入神戶。恰是秋天夜一更。滿港風光尤可愛。舟燈萬點直連城。

示櫻校生徒

可身時節是秋涼。零露溥兮未化霜。滿校生徒要認取。從今稍可近燈光。

送西田鳴溪之禹域

宿志酬來禹域行。層樓笑侑酒三觥。遼東野曠橫狂虎。渤海波高吼巨鯨。夜雨多年膠與漆。春風萬里越兼荆。西隣形勢如斯急。欲致丹心養俊英。

寄青木文造在東京

龍江詩集 卷三  
離群回首歲三遷。雨語風聲感自牽。半夜夢回瓊浦月。每朝吟湧墨江煙。

送人之朝鮮

風光最好是清明。卜此佳辰韓土行。阻隔非如秦與楚。交親豈翅弟兼兄。垂途柳縷今朝淚。映水櫻雲他日情。向後猶任育英業。知君彼地博榮名。

挽松尾駒太君

風光方蕭瑟。天地九月秋。四山呈黃葉。金風聲颼颼。聞君騎鶴背。吾不耐  
恻恻。嘗在菁莪堂。懇款意相投。經史俱論講。文詩俱刪修。高山移黎杖。長  
江乘扁舟。遊跡如疇昔。荏苒廿葛裘。東西山河邈。日夕思悠悠。雖常不相  
見。心與當年侔。半夜燈下夢。再會酒獻酬。嗚呼天何意。使君作仙遊。東望  
人不見。愴然淚自流。況又悲哉節。悲心益綢繆。

寄某氏

東京逗留日。何幸拜芝眉。學德朱元晦。文章韓退之。茶溪夜月湧。東叡春  
風吹。函丈平安否。遙遙寄小詩。

又

君去匆匆周歲強。音書往復易荒涼。燭下談經兼話史。爐邊分韻又呼觴。  
夕月買船墨江水。春風采蕨笠頭岡。姿容髣髴存眉宇。附驛呈來詩一章。

客中新秋

天涯寄跡際初秋。漂泊身如不繫舟。水態山容添客恨。風聲雁語惹鄉愁。  
青衿去國未成業。白髮倚門應轉眸。屈指多年空定省。朝昏思慕淚橫流。

乙未秋。小田先生見寄鉅作。始

知貴配下世。愴然賦拙吟寄呈。

忽誦新篇心愕然。好迷遙作九霄仙。蛾眉雲鬢猶存眼。屈指匆匆二十年。

荅人寄書

乍接雲箋到。言言出自衷。浹旬吾臥蓐。一讀愈頭風。

寄荒井兄

郵筒投錦字。拜讀感相牽。蠟屐過芳野。蘭橈遡澗川。爐邊酒一斗。几上書千編。厚意酬難得。歸鴻付手箋。

失題

君不見西歐野多虎狼。萬里來濡尾東洋。禹域風雲可甚憫。幾回涕出割封疆。又不見我距禹域衣帶水。相關如唇與齒。寄語廟堂肉食徒。休以對岸火災視。

謹賀大婚二十五年鴻典

紫宸殿上春三月。二十五年大典儀。喜見聖明柔遠德。外人亦揭日章旗。

寄友人在上海

望斷茫茫南北天。于明于晦思悠然。中宵入夢崎陽月。每旦成吟滬上煙。渤海風濤鯨鱉吼。山東草木虎狼羶。將來我有煩吾子。枉倩郵筒惠什篇。

賀村里貞範華甲

喜氣洋洋自滿堂。齡躋華甲益康強。山峰萬仞何須杖。鬢髮一莖無見霜。二世風雲長經濟。半宵燈火讀文章。東西杳杳逢難得。郵寄新篇代壽觴。

賀某氏古稀

欽君多祉福。保得古稀身。人品自高雅。文章又正醇。操弓醫筋骨。讀畫養精神。令嗣笑稱壽。萬紅千紫春。

次韻原田兄見寄

短褐又逢梧葉秋。西風吹冷入書樓。修文自幼而將老，未得人間出一頭。  
寄生駒賢臺在武藏溫泉

勝境養痾將數旬。別來連夕夢思頻。應知行李西歸日，不復前時瘦弱人。  
訪俊林院途上口占

芒鞋藜杖向梵宮。一路行吟興不空。北畝南疇總好景，稻雲蕎雪暮秋風。  
俊林院席上分韻

杖屨遊梵刹。屹然撐彼蒼。一隅迎海色。三面占山光。騷客爭拈韻。老僧笑  
獻觴。相忘塵世事。興味自深長。

俊林院歸途口號

醉脚扶藜杖。蹣跚步月明。田家好風味。斷續藁砧聲。

乙巳季秋十五日與岡田篁石散策本河內分韻

寒村俱散策。時候是窮秋。險嶺將回馬。長塘似臥虬。菊花彭澤趣。楓葉牧  
之遊。野店停吟脚。傾瓢韻礎摻。

福田村口占

西南控海福田村。岸上猶存舊砲墩。遙望煙波渺渺處。硫黃島畔戈船奔。  
時日露交戰故未句及

岩屋山矚目

萬尋崑岳倩筇攀。四顧洞開好慰顏。西北水天相接處。依稀五島幾多山。  
暮秋有感

三十餘年立俗埃。區區生活致他哈。文章不及歐蘇筆。經濟徒期富范才。  
自古奸人多得寵。于今志士半逢災。秋風吹老楓林晚。霜葉紛飛百感催。



寄人在上海

陽關回首歲三新。鬢影吟聲入夢頻。巨艦收帆上海晚。紅梅破蕾杭州春。  
十年盍簪膠兼漆。萬里索居荆與秦。今後交情要益固。枉將佳作寄閑人。  
己亥十一月十二日。同門諸子。為先師小田先生舉建碑式。

時重光寄身遠方。不得與焉。因郵寄拙吟。以表微衷云。

駕鶴匆匆經二芥。歸然新建報恩碑。哀辭俱獻從遊者。清酌更羞遺愛兒。  
菊白楓紅秋老矣。蟲吟雁語夜凄其。典儀唯恨參難得。泣倩郵傳寄小詩。

觀白絲瀑布有作

散策城南地。風光直萬錢。險岨黃龍躍。飛瀑素絲懸。淡酒傾三爵。新詩賦  
數篇。機心全洗去。醉語興悠然。

壬寅一月念三日。友人來訪分韻。

節入新春風尚寒。主賓相酌火爐邊。醉眸南顧多吟料。文筆峰頭臘雪殘。

丁未十二月卅日。岡田篁石兄來訪。席上分韻。

今宵文字會。境自絕風塵。歲已歸殘臘。天將入首春。燈前拈韻苦。爐下把  
杯親。耳熱詩俱就吟。聲響四隣。

晚春送人

數歲交情雷與陳。一朝蓬斷轉傷神。陌頭垂柳長千尺。不繫征人不繫春。

雜感

亞洲形勢不尋常。禹域艱難蹙四疆。旅順城頭俄旗閃。膠州灣內普帆颺。  
立朝君子皆倫檜。在野碩人多杜房。彼我相關唇與齒。何宜無處此間方。

明治廿八年十二月十六日。有合祀征清役陣亡士

於靖國神社之盛典。我縣因舉遙拜式于佐古招魂社

社重光亦詣焉。賦巴調以弔。

王師大舉克清夷。血戰橫屍幾健兒。聖上泣修追遠典。遙遙東首拜崇祠。

新年山

斗柄東旋物候新。萬山晴雪白如銀。峰頭亦是開生面。兼倩青煙妝首春。

戊申八月九日。與岡田栗田二氏遊妙相寺。分韻。

移筇妙相寺。滿境樹光青。壓屋千尋嶺。瀕池半畝庭。清風展典籍。新菓羞精靈。老衲多高致。笑而談佛經。

己亥晚冬下浣。田岡淮南歸土佐。

來告別。余乃侑別飲。席上賦贈。

聚散從來非偶然。異鄉分手亦因緣。爐邊接膝呼杯酒。燈下据梧披簡編。

稻嶺千尋春曳杖。瓊灣十里夜乘船。明朝之事將難耐。竝送征人與暮年。

丙午歲旦

戰雲已歛入開春。自覺乾坤物候新。武則雷轟威列國。文維日照化頑民。琵琶湖水晴如鏡。不二山峰雪似銀。措大生逢邛隆世。遙遙東向拜楓宸。

小濱雜詠

滂沸溫泉是小濱。騷人駐杖已周旬。畫樓鱗次臨波峙。斷岸龍爭壓路曛。蠟屐籐筇浴沂客。葛衣蓬笠賣魚人。此間風味誰知得。自適悠悠忘世塵。

又

風光好是小濱天。海澨源源迸暖泉。抱地高樓雲掩映。連簷浴室客充填。兒洲激浪排空處。富水濃煙遮岫邊。將息悠悠無一事。披來格氏養生篇。

又

周旬寄跡水濱鄉。日買溫泉求健康。茂樹戟爭杜鵑嶺。漁舟櫓比千岩洋。  
耽吟客往探清境。養病人來自遠方。胸次洒然無一物。閒緡曾點浴沂章。

又

溫泉湧出海之涯。又有風光自可嘉。壓路懸崖噴虎目。摩空夏屋接龍牙。  
琵琶島畔晨煙亘。裳著灣頭晚照斜。此地養生將十日。浴餘拈韻思無邪。

又

捲盡疎簾望豁然。皺洋無際幾多船。黃昏一段添佳景。萬點漁燈光照天。

又

好乘閒暇到雄濱。脫俗清遊過二旬。護路長松風謾謾。辭汀雙鷺羽振振。  
綢繆斷岍高低樹。沐浴溫泉遠近人。此境非唯富佳景。又多騷客可相親。

又

地勢崎嶇何用嗟。四旁風色入眸嘉。光泉寺畔冷冷水。杜宇峰頭淡淡霞。  
鍊句詩翁簪筆立。連船漁隊捕魚譁。吟心最動南薰夕。十里玄溪散策賒。

又

小濱多日占清遊。心地恰如病頓瘳。皺海波飜舟隱見。鷗山嶺聳樹綢繆。  
賣魚紅女朝交路。散策征人暮下樓。赤壁當年蘇子興。不知其及此行不。

又

此地淹留凡五回。風光依舊絕佳哉。皺岩海與杜鵑嶺。滾滾峩峩迎我來。

八月十一日。觀轡瀑。時徂暑如燬。

絕岬如劈又如刊。百丈懸泉是偉觀。噴沫霏霏衣自濕。炎天猶覺滿身寒。

甲辰八月十日。過本多井華。席上分韻。時日露交戰。

尋盟已經歲。今日又攢頭。戰局談移刻。詞壇吟入秋。狂瀾走白馬。老樹蟠

青虬對酌胸襟暢，快如長病瘳。

池中龍

有龍潛在僻境池，常與猿獼相戲嬉。猿獼漫以爲儔侶，不知此物絕世奇。此物非長伏池中，應是有得雲雨時。

古城

隕壘空壕獸跡橫，老松依舊尙繁榮。春風時自蒼龍影，吹起遊人弔古情。

又

古城千頃化園田，荏苒于今一百年。滿畝來牟漂碧浪，低回空唱黍離篇。

花下小飲

風光佳絕是清明，豔麗占春幾朶櫻。幸得浮生半日暇，香雲團裡傾吟觥。

霜後菊

冷氣侵肌十月時，園林卉木已枯萎。此間可愛東籬菊，老後傲霜高士姿。

寒梅

愛古堂頭半畝叢，一枝先發歲寒中。吾人亦有觀梅句，不副孤山氣品崇。

林子平

元和兵熄太平長，上下優柔事樂康。獨有偉人憂社稷，東西跋涉說邊防。

蒲生君平

夙將慷慨處塵中，腦裡唯存報國忠。著述萬言皆熱血，令人一讀慕英風。

中川觀櫻

溪流幾里中川鄉，萬幹櫻花水兩傍。香雪堆堆占春處，日加釵影與衣香。

又

兩岨櫻樹幾千連，領得春光麗更妍。忽訝香雲掩枝上，又疑暖雪壓河邊。

又

錢谷川傍千樹櫻。佳觀不啻直連城。竟日淹留極吟賞。香雪堆中黃鳥鳴。

寒月照梅花

屋後早梅殘雪堆。迎來歲首幾枝開。奇觀最在月明夕。高士美人相對來。

松上鶴

百仞長松占御林。叉牙枝上養仙禽。乾坤一轉開春處。仰向 皇城放好音。

又

皇城萬雉老松崇。耐得隆寒愈蔚蔥。枝上閑栖千載鶴。一聲瀏亮入春風。

社頭杉

山田占地大神宮。一境無塵瑞氣隆。千丈老杉耐寒季。津津綠滴入春風。

春日遊山寺

散策東風暖。山村訪化城。好看吟不盡。破蕾幾株櫻。

中川鄉觀櫻

櫻花爛漫占韶光。此是瓊瑤浦畔鄉。兩岸高樓煖雪壓。一溪流水香雲妝。媚春嚶鳥頻求友。卜晝騷人屢把觴。勝景依依繫留我。多時吟賞興無疆。

初冬

止止書齋容膝安。終來日課倚闌干。園中柑橘實多熟。岍上楓櫨葉盡丹。老婦時修敝裘鬧。幽人夜把古經看。此間風味誰能識。先聖依稀參肯端。

恭弔 明治天皇

雲遮宮闕雁聲傷。天日昏昏無復光。虔想靈輻西下處。桃山陵上月蒼蒼。

敬寄松浦伯

曾躋綺席醉吟卮。回首星霜兩度移。千里濱頭三尺碣。蓬萊園裡數弓池。  
寒生久是貪微俸。大館欽常迎講師。錦字忽從天外到。欣然恰若拜芝眉。

癸丑元旦

悠然又與首春逢。臘雪滿山寒似冬。諒闇一年才過半。門前不用飾青松。

又

天入新正寒尙隆。山河漠漠凍雲籠。茅堂不酌屠蘇酒。方是先皇諒闇中。

大正三年四月十一日。皇太后登遐。野人哀痛之極。賦小律詩

以恭弔

春光已酣處。大妃上蒼旻。東叡愁雲鎖。桃山悲雨頻。殊邦景鴻德。赤子感  
深仁。慟哭禁難得。潛潛淚濕巾。

恭謁桃山御陵

嗚呼平安城郭東。桃山御陵規模雄。老松萬幹鬱蒼蒼。蒼蒼之間安祠宮。  
祠宮巍然占地位。營築堅固且玲瓏。中庭坦夷幾千畝。四面木柵丈餘崇。  
嗚呼欽想明治帝。叡聖文武曠前世。一舉奏功中興業。汎交列國求智慧。  
爾來國運烝烝前。譬如旭日升九天。百工千藝皆精好。制度文物都斐然。  
西征北伐並有利。臺灣朝鮮翻日幟。英米之文何足驚。露獨之武何足異。  
嗚呼盛矣明治天。功業巍巍無儔倫。嗚呼聖矣明治帝。威德蕩蕩則蒼旻。  
登遐宛然如疇昔。歲華匆匆半移易。臣民今猶慕不已。恰如喪父而追惜。  
大正元年仲冬時。野人千里上京師。戰戰祇詣桃山陵。感泣恭賦奉弔詩。  
甲寅五月九日。余往訪楠本先生于鉞尾島。先生款待焉。余感  
喜之極賦呈。

景慕先生幾十年。忽參聲貌是良緣。文詞雄大巴陵水。道德崇高松嶽巔。

屋後藤花占初夏。牆邊棕樹拂中天。慇懃待遇辭難得。帳下聊呈詩一篇。

鉞尾峽觀潮

鉞峽風光罕匹儔。天翁何意置窮陬。崑尖潮激雪花迸。浪吼鰲翻雷鼓咻。不許鳴門擅奇勝。休言瀨詰極奔流。當年枚叔觀濤興。孰與吾儕今日遊。

觀鳩窟有作

明治丙午歲。八月徂暑天。我與同遊士。扶杖登溫山。有窟呼鳩窟。形狀極偉然。四面巨石聳。拔地尺三千。中間岩石錯。恰似龍瞋目。又似馬飲川。窟底有冰塊。凜如入寒泉。以杖敲擊之。鏗爾金石堅。絕壁架空處。滲滴斷復連。琉璃自天墜。瓔珞半天懸。岩頭及石腹。卉木參差纏。譬諸老人頭。白髮毵毵焉。此境噴火跡。于今幾百年。奇絕鳴于世。世無此種觀。嘗訪福田窟。窟雖可驚看。與之相比較。不啻坤與乾。徘徊移漏刻。幽邃心迫仙。既而俱

辭去。冷雲生岩邊。

弔楠碩水先生

嗚呼碩夫子。駕鶴上蒼旻。學德皆無敵。詞章又出倫。鉞洲雲霧霧。松嶽雨頻頻。海內鴻儒絕。斯文不復振。

大正五年某月。島原有志諸子。建保母景光。尾崎靖。伊藤嘉融。梅村真守。四士忠魂碑于靈丘公園。余因寄拙吟一首以弔焉。

森城四子皆奇傑。一意勤王自幼然。勇戰捐軀芳野月。夷居伏劍笠間煙。明治盛代感洪賜。大正昭朝泣聖憐。此地從來富佳矚。豐碑高面紫洋傳。恭賀 登極大典

舉來鴻典季秋時。紅葉黃花竝絕奇。富士峯頭新雪壓。平安城上慶雲垂。四疆臣子歌洪德。萬國衣冠獻壽辭。都鄙津津佳氣溢。金風吹閃日章旗。

丁巳八月中澣余遊于佐世保訪西方寺高木老衲席上賦呈  
巨剎構來千尺岡東西眺望不尋常市街人簇如集蟻軍港山圍似括囊  
占地官衙甚雄壯衝天學校更隆昌老僧忠懇待吾輩向此風光侑酒觴

送人

涼氣日加炎氣衰丈夫發憤有爲時賀君酬得圖南志笑駕秋風上帝畿  
送造賀宮田二君東歸

俱是櫻蠻良教師秋涼時節去長崎瓊林館裡紅燈下三唱陽關有別危

京都口號

鳧水南流千里許五條橋上喧人語駐筇追想當年事牛若辨慶相遇處  
又

平安地勢副州名四面山圍自作城大駕東遷五旬載皇居依舊萬松榮

寄人在南滿洲

滿洲祇役閱炎涼應是平生居健強夜雨低頭憶鄉土春風橫劍守邊疆  
西歐天地多荒亂東亞山川稍艾康緩急奉公國民分期君異日美名揚

次韻佐佐醒齋詞宗見寄佳作以答焉

杳杳投佳作通篇句句新登蠻勤監督別燭鍊經綸鏡水垂竿客龜城探  
韻人修盟期後日俱話泗洙濱

夏夜恭讀先人遺書

侍坐宛如疇昔然回頭三十又三年螢窓凭几薰風夜泣讀先人手澤編

咏史

將軍奇傑士性格富山崇衆庶驚鴻義神明感至忠西征攻敵策北伐陷  
城功大葬秋風夕殺身從梓宮



大正三年二月八日。值先妣三十三年忌。恭賦以供靈壇。

自從先妣辭人境。三十三回節物更。于采蘋蘩奠靈室。又將花水獻墳塋。  
隣園移杖陪遊跡。老樹蔽庭追慕情。好是兒孫相集處。佛前俱話舊時聲。

甲寅七月十二日。家兄下世弟重光。帳然賦七絕一首。以恭弔焉。

薰風強半已推移。忽與家兄永別離。藏骨先人窀穸側。帳然收淚讀哀詞。

寄佐佐醒齋詞長

不接姿容二葛裘。音書往復又相休。豈無秦樹江雲思。何日俱拈韻脚遊。

送磯貝校長移任岐阜縣女子師範

崎陽在任七周年。長養生徒幾百千。一旦秋風東向去。臨歧不耐淚泫然。

海邊松

喬松千尺海門傍。拖得青藍傲雪霜。潏潏森森無變易。擬來皇統萬斯

長。

又

海濼龍盤幾百年。伴來潮水益蒼然。隆冬不改後凋節。松籟吹波琴韻傳。

病中吟

嘗來鑿藥六旬強。九十秋光臥送央。此際無人來訪我。徒然不耐夜間長。  
獨逸與聯合諸國交干戈。前後五周年矣。大正八年六月廿八日。講和成矣。世界祉福。莫以加焉。余乃賦詩以祝之。

歐土風光極慘然。硝煙彈雨五周年。華山歸馬南薰候。鸞鸞祥雲萬國天。

無題

寄身三十六灣涯。雙鬢星星又眼花。吾亦日東男子一。消埃未得報邦家。

大正八年之初。故橋陸軍步兵中佐銅像。建于千千石村城山

矣。二月九日，舉建像式。時余亦見招，而有事不得往，乃寄巴調以賀之。

新卜城山建銅像，瞻望奇絕直千錢。崖頭交戟森森樹，海面橫帷淡淡煙。性格則兼溫嶽邵，武勳長與橘灣傳。東風二月修隆典，無數佳賓滿賀筵。

詠史

偉人韜晦苦評量，世上滔滔呼做狂。數載光陰善嘗膽，多年風雨又牽羊。月將傾處摧牆壁，霜已凝時斬虎狼。此舉古今無比類，汗青悠久姓名芳。

戊午元旦漫吟

日月蒼黃年又改，千村萬落旭旗揚。茅堂曩有人倫變，不爲佳辰舉壽觴。

讀亡弟遺墨

自嘗阿弟告長離，無復晨昏不憶時。遺筆三篇在筐底，披來追慕淚交頤。

己未八月十一日，過靈丘公園，有作。

舊塹東過十町程，靈丘勝槩直連城。紫洋萬里波光渺，眉嶽千尋雲氣橫。廟宇衝天壯嚴態，松風拂面爽涼聲。瞻望佳處高樓立，半日停筇傾酒觥。

立秋

節將今日入秋光，屋後梧桐一葉黃。好是金風生樹蔭，拂求殘暑送新涼。

天長節恭賦

西成季節爽形神，真個聖明降誕辰。南畝秋禾極豐歲，東籬霜菊壓芳春。歐洲天地妖氣絕，亞土江山佳氣新。德化敷宣君認取，謳歌人此僻陬民。

挽竹添吾麓兄

恰是花明柳暗春，突如辭去世間塵。文章典麗多完璧，性格孤高似古人。三室墳寒微雨夜，笠頭雲慘落暉辰。從今韻事與誰話，獨讀遺篇追慕頻。

寄楠本先生

天公未許上層樓。景慕高風不暫休。聞說先生多載籍。悠然坐與古人遊。

賀西敬信君七十初度

人間百福孰爲先。應是康強與壽年。躋得古稀猶未杖。朝吟暮酌自由權。

日本刀歌

靈哉日本刀。三神器之一。治國之要具。功用無儔匹。皇祖神武帝。把握日本刀。赫怒攘凶類。斯肇造皇朝。日本武代帝。提之誅熊襲。旣而征東夷。二寇歸安輯。神功后佩之。懸軍征三韓。韓奴投干戈。歲時貢柔氈。志賀明天子。以誅大姦慝。國家富嶽安。煥乎垂典則。坂上田村麿。以討伐蝦夷。酋長幡然改。簞食迎王師。源八幡太郎。以斫賊二雄。東陲因平定。上下俱融融。元虜寇邊陲。時宗以鑿虜。虜酋大悔悟。不復來輕侮。楠廷尉其人。以殄滅

北條。皇室乃中興。勳績千古超。正行奉遺訓。以誅足利氏。雖事終不成。精忠照國史。當南風不競。有菊池武光。以奉戴龍種。烈戰屠豺狼。戰國綱常淪。元就明大義。以誅賊陶氏。此洵群雄粹。盛矣豐秀吉。以討故君仇。又遠征韓土。義與武並優。神智之家康。以撥元和亂。國運日熾昌。霸業極燦爛。雄斷之家光。以殲邪教徒。天下大定矣。蒼生安驩虞。赤穗忠烈臣。多年嘗艱尺。以復主家讎。令名垂竹帛。水戶十七士。安政重三春。以斬井掃部。事固出於仁。明治中興後。握之於西討。百戰皆大捷。彼請修舊好。用之於北伐。亦奏丕丕功。版圖大加焉。國威震萬邦。乃木上將軍。戰功蓋一世。從容伏刀鋸。殉于明治帝。大正甲寅秋。刀光閃青島。獨國虎狼兵。一戰容易掃。嗚呼日本刀。如此其靈矣。歷朝善用之。大耀其正旨。爲我後人者。國家如不寧。宜踐前人跡。益顯其神靈。

漫題

今日江湖景，豈無仁者歎。人情薄似紙，物價高如巒。富者驕奢醜，鮮民生活難。不知當路士，此際作何看。

寄人

二年風月付寒盟，依舊雷陳膠漆情。有客來談君近況，益將康健上鄉羹。

無題

城外悠然住艸庵，縑袍蔬食不須慙。吾人常有存天爵，何羨公侯伯子男。

立秋

火星西下入新秋，天地幾分炎暑收。颯颯金風覺清快，恰如長病一朝瘳。

晝寢

南薰時節日尤長，暑氣如焚徹腎腸。此際心身俱墮落，悠然甘入黑恬鄉。

日光山謁東照宮

此地風光名狀難，水明山媚直千錢。照公祠廟尤驚目，壯麗無雙畫裡看。

觀華嚴瀑布

瀑水千尋墜翠巒，皚皚恰似掛霜紈。如斯奇勝將安在，應是神州第一觀。

中禪寺湖

洋洋如海中禪寺，水面拖藍漾細漪。四近瞻望又佳絕，山巒重疊虎龍姿。

泉岳寺訪四十七士墓

城闕東過泉岳寺，收骸四十七忠臣。祠堂木像眸如動，墳墓碑銘文尙新。多歲辛酸臥薪處，半宵愉快斫仇辰。遙遙來弔秋風節，真個西陲慕古民。

橫濱素封原氏別墅三溪園六角堂口占

百仞岡陵拂碧空，樓臺屹立望無窮。四方風色山兼海，漾漾峩峩映眼中。

秋夜

秋宵何啻直連城。月白天高過雁聲。此際形神真個快。青衿最好對燈檠。  
櫻校舉秋期運動會。余賦詩一首以祝之。

絕好風光秋晚時。菊花楓葉美人姿。健兒三百爭先走。一意要收優勝旗。

又

櫻鬢乘得暮秋天。高閃金風演技旃。師弟駢馳爭殿最。拔群誰是著先鞭。

(著先鞭一作著鞭先)

值明治神宮鎮座祭恭賦焉

先帝真為曠世雄。秋光闌處祭神宮。中興偉業祖宗喜。外戰丕功版圖重。  
遺詔莊嚴固國體。聖吟高妙移民風。疎才多幸逢佳節。遠拜東方獻寸衷。

龍江詩集終

龍江深浦先生文集上梓事

龍江深浦先生。少志於學。萬延元年。十有五。執贄島原藩士大竹氏。專攻漢籍。業稍進。元治元年。入南豐廣瀨氏塾。切劘甚勉。久之而歸。就島原藩橫山氏。又研鑽焉。以極其蘊奧矣。於是乎。或論經國濟民之術。或與騷人韻士。談文詞。常親於經史。孜孜不怠。矻矻達成章之域。是樂。玉稿成堆。先生自壯年。志於育英。從事育英者。前後四十余年矣。明治十二年。六月。囑長崎中學校助訓之任。十五年。六月。依願解本官。翌十六年。四月。任小城。中學校三等教諭。十八年。三月。執教鞭長崎中學校。十九年。三月。移任長崎縣師範校。九月。轉長崎商業學校。二十三年。三月。依願解本官。三月。為東山學院所聘。教養子弟。廿九年。一月。辭學院。奉職本縣師範校。以至今。其間受薰陶者。達數千人。先生之勤勞。多且大矣。其德澤。亘於佐賀長崎。

兩縣下。子弟今也散在全國。豈不偉乎。夫受高教者。有代議士。有實業家。或官吏。或教育家。而軍人。而技術家。而富豪。而有志家。種種不遑記。自明治之初。至今日。蔚然蟠屈於各方面。而先生不敢誇功。不挾恩。齡過古稀。猶矍鑠。而溫良恭謙。以質朴爲旨。不飾邊幅。真育英者之活模範也。曩受薰陶者。胥謀請。鈺玉稿於梓。以公于世。而先生固辭。常持氣節。不染于世風潮。唯講書屬文。維日不足。興致至。則文詩立成。以與成堆玉稿。併藏諸篋底。不爲世所知。門下大憾爲。復請鈺梓。遂得許。於是圖之鈺梓。鈺梓而頒諸門下諸子。一則仰先生高潔典雅之德。一則接流暢華麗之文。以表欽仰之意。是期果至于此矣。不獨爲創意者之幸。實所以紹介先生永年。盡瘁育英於世間。而門下所爲本懷也。

門下生一同

大正十年三月十五日印刷  
大正十年四月十五日發行

(非賣品)

發行者 門下生一同

右代表者 長崎市片淵鄉六〇三 福田忠昭

印刷人 長崎市本博多町一 朝川勘太郎

印刷所 長崎市本博多町一 誠舍

11  
1  
444

終

